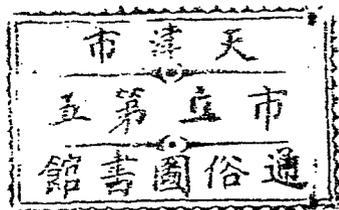


莫泊桑短篇小說集一



李青崖譯



會	文
叢	學
書	研
	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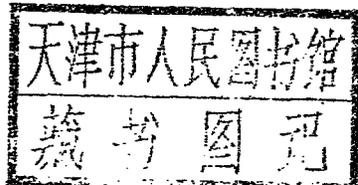


天 津 市	
市立第五图书馆	
-----	
登錄號碼	.....
冊 碼	.....
捐 贈 者	.....
.....	.....
.....	.....

莫泊桑短篇小說集

——(一)——

李青崖譯



文學研究會叢書

## 楊序

在外國小說裏面，我最歡喜讀法國莫泊桑的短篇小說，可惜我不曾學過法蘭西文，不能讀他的原著；但是英文和日本文的譯本，以及近數年來本國文的譯本，凡我力所能致，耳目所及知的，我必定要尋找讀一讀。

我讀了莫泊桑的小說，覺他描寫之精細，工巧，簡潔，固然是竭盡了技術上的能事；但是他所以能澀沁人心脾，令人擊節歎賞的緣故，尤在乎他那觀察力和想像力的微妙。只看他的短篇有如許之多，不論他們的材料是社會的，或哲學的，或情感的，或滑稽的，而他們的內容，沒有一篇不是令人驚心動魄，使人神經震動，惕恍不安的。論他的量，既有如許之多，論他的質，又這樣充實富美；在各國文學家當中，恐怕也是很少見的。

我還記得前幾年讀了他的梅呂哀那篇之後，我很替那位「失去故國的王宮舊供」

奉，」灑了幾點同情之淚。覺得人生到了那種境地，真是無可奈何，而著作者之富於同情心理，就那一篇也可以窺見，其實那篇文字的事實和作意，不過是我們少年時代讀的唐人江南遇李龜年那首詩「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云云的意思罷了。但是這詩「除了盛衰今昔之感」以外，再沒有旁的物事；莫泊桑這篇小說，却提到「那位老供奉失去故國後怎樣生活」一層，那便不止是一種單純的「盛衰今昔之感」了。

所以我常常覺得像莫泊桑和近代俄國文學家的著作，真能打入人心的最深之層，萬非我們舊來浮淺的文學所能望得到的。至於他們文字的簡潔，盡極經濟的能事，又不是我們「湘城派」的簡潔所能比擬，就更不用說了！

莫泊桑又有一篇，我現在忘其題名了。（註一）內容述一個人在車站等車，遇着一種非宗教的喪葬儀式，因為鬧着沒事，他的好奇心，便驅使他隨着送葬的人羣同走。一個送葬者拿死者的歷史和伊所受於社會的殘酷待遇告訴他，纔知道死者是一位曾經被人

強迫污辱過的女子。我讀過之後，也曾經受了一種極強烈的感動。

莫泊桑晚年得了瘋癲症，在法國某地方的瘋癲病院死的。知道這件事的人，或者以為怪事。我却以為他這樣的天才，宜乎其要得瘋癲病而死。要知道世上的天才，原來都是有病的啊！

我的朋友李君青崖，從前留學法國，理科之外，兼研究法國文學。今年我從北京回到長沙，青崖拿這個冊子叫我替他校讀。我在匆忙之中，替他校讀了一遍，便寫了我從來對於莫泊桑的一點意思付給青崖，作為「同好」的紀念。我的話對不對，還要請青崖教我，我還希望青崖出版這冊子以後，還繼續不斷地將莫泊桑所有的著作都譯出來，使中國有文學興味的人，個個都能飽飽地領略莫泊桑著作的風味，那就是很有貢獻的工作了。

楊樹達序 十一年七月十四日，長沙。

(註一) 此篇名馬丹拔梯司特 Madame Baptista——青崖。

目錄

目 錄

一個瘋子	一
我的舒爾叔父	一四
保護者	三〇
散步	四一
拔荔士夫人	五三
雨傘	六八
隱者	八七
旅行中	一〇〇
孤兒	一二二

勳章到手了	一二五
殺人者	一三七
押髮長針	一四六
瘋婆子	一五九
父親	一六六
飲者	一八四
珠寶	一九六

一個瘋子 (Un Fon)

有一個壽終的高等審判廳廳長，他是法國司法界最敬重的人物。從前那些律師們推事們看見他的那副瘦白而有一雙閃爍發光之眼的面孔，他們總狠命低着頭，向他鞠躬，表示他們的敬意。

他的生活，完全在偵查刑事案件和保護弱者的事業過日子。盜賊和凶犯，把他當作

個唯一最可怕的仇敵，因為他恍惚有一種他們魂靈裏面，窺得他們的祕密思想的能力，他只要他眼睛一楞，又可以了解他們的計畫的神祕情形。

他死時的年紀，剛好是八十二歲，社會上很為悼惜，所以葬儀很為熱鬧。整隊的穿玫瑰色褲子的兵士，護送他的靈柩到公共墳山，許多千百成羣的人，穿着禮服，費了無數點滴的真假參半的眼淚和追念的話，伴着柩車慢慢地走。

哎呀，幾天之後，他的律師在這已死的審判廳長存放經手重要命案文卷的書桌抽屜之內，尋出一件可駭的異樣紀錄，大受驚訝。這紀錄的標題是「為甚麼？」幾個字，內容所紀的東西是：

一八五一年六月二十日——我從合議庭出來，我已經把布龍台定了死刑了，但為甚麼他要殺死他五個孩子？為甚麼我們常常遇着這些把摧殘生命當作肉的娛樂的人？是的，大約這是件肉的娛樂，也許是最大的；因為「殺戮」難道不是和「創造」最相似的東西嗎？建設和破壞兩個名詞組成宇宙間許多歷史，也就是這種作用。為什麼布龍台

## 醉心殺人？

六月二十五日——設想一個生命在那裏活着，走着，跳着……生命嗎？一件生命是甚麼？這件活動的東西，他有活動的能力和節制動作的意志呀！這不算甚麼。他的脚和地殼不是連貫的。這是在地殼上面能運動的生命的顆粒罷；這種生命的顆粒，我不知道他從那裏來，大家可以任意把他破壞。於是消滅了，簡直消滅了，軀壳腐爛就完事了。

六月二十六日——爲什麼這是一件殺人的重罪？然而我說完全相反，這是一條自然律。生命是「殺戮」的使者；他爲生存而殺戮，爲殺戮而殺戮，——殺戮是在我們本性內的，應該殺戮獸類在他們的畢生，不是鎮日殺戮嗎？人類爲着食物，殺戮不止，有時爲着肉體娛樂也來殺戮，所以就發明打獵了！小孩子殺他所撞見的蟻蟲兒和落他手中的小禽獸。但是單單這個，不能滿足我們的不能反抗的需要。只殺戮獸類，是簡直不够的事，我們也有殺戮人類的需要，古代不是用人祭神，來表現這種需要嗎？今日在社會生存的必要，每每使人製造命案。唉，有人懲處凶手！但是我們不能放棄這種死神的本能而生活，有

時我們爲着自救自己而發生戰爭，於是一個整個兒的民族扼住另一個民族的嗓子。那末就成了喋血的狂態了，軍隊最熱心的狂態了，許多有產階級和婦人孺子，雖然看着這些事情頭痛，但是還在油燈之下，談論閱看這種「相斫書」。

我們可以相信大家一定輕視那些預備實行開設「人類屠房」的人們。誰知實際上卻不然，有人卻拿著榮耀來堆在他們的身上！有人拿金線和很光滑堅厚的呢給他們做衣裳；他們帽子上，插了白羽做的小雞毛帶子，胸前挂著寶光燦爛的金銀牌子，並且有人還給他們什麼獎金，十字勳章，以及各種頭銜呀。他們自以爲很得意的，被人敬服的，被婦人戀愛的，被羣衆喝采的，總而言之，就是因爲他們是流灑人血的使者！他們拖著他們的殺人的器械從街上經過，穿著禮服的人，都用羨慕的神氣來注意。因爲在動物的腦中，「殺戮」這個名詞，是造物所給的一條大定律。世上沒有再比「殺戮」還榮耀些還體面些的事情。

六月三十日——「殺戮」是定律；因爲造物只愛常常新穎的現狀。造物彷彿不知

不覺地喊道：『快快快！』越是他來破壞，越是他能自新。

七月二日——生命——生命是甚麼呢？全在而且全無。從思想上說來，他是全在的反射。在科學上和記憶力上說來，他是自己做歷史的那世界的小影。他是許多物件和許多事情的鏡子，每一個有人性的生命，在宇宙內成一個小宇宙！

您去旅行罷，視察種族的騷動罷！人真算不得甚麼！算不得甚麼！您上船罷，把船離開那擁擠不堪的船埠罷，您便漸漸地只看見海岸了。於是那些渺小而看不清楚的人便失蹤了。您趁着快車穿過歐洲罷，從車窗望外看罷，許多人，點數不清的陌生人，都在道路田園上移動，男的只知道翻土犁田，女子只知道替男子預備飲食和生產小孩子。您到印度和中國去走走罷，於是你就看見許多盈億羣衆的生命在那裏擾亂，或生或死，和螞蟻在路上壓死不留痕跡一樣。您到非洲去罷，黑人整年躲在爛泥小屋內過日子；白種的阿拉伯人，又在不蔽風雨的屋子內生活，於是您就可知道孤立的生命，更不值什麼了，人類全體全是良種嗎？在沙漠內混日子的生命，是甚麼生命？他們都不把死亡看作一件重要的

事，也不把人類算個東西。他們殺他們的仇敵，動輒就成了戰爭，如同我們古時，這一部落和那一部落，這一省和那一省所做過的事情一樣。

是的！走遍世界，留心看些數不清而無姓名的人類的擾動罷！認不得嗎？哈——這是個問題中的字！我以為因為我們把生命都編了號碼，所以殺人是一件重罪。他們一經降生，我們就把他註冊，替他命名，使他受洗。法律就承認他們了——這都是編號碼的法子。那末沒有註冊的生命，當然不算數了！你儘管去殺戮他們，在田野，在沙漠，在山谷，在平原，無論那裏，都可以的！造物喜歡死亡；他決不懲罰，他呀！

世上有件不可侵犯的東西，叫做戶籍冊子！保護人種的就是他。生命不可侵犯的理由，是因為他的姓名，已經在戶籍冊子內登載的原故！尊重戶籍冊子如同神聖一樣！我們向他下跪罷！

國家能殺戮，因為他有變更戶籍法的權。他到了要扼着二十萬人的喉管送到戰場時，他祇要在戶籍冊上打幾條紅槓，他的手爪就把許多人滅掉了。馬上完事了。但是我們

決不能夠把這種存在知事衙門的案卷——戶籍冊子——來更改，我們應該尊重生命。戶籍冊子，你是統馭自治公所的神聖，我向你膜拜。你比造物還要利害些！哈哈！

七月三日——『殺戮』那在目前活動而有思慮的生命，應該是一件特別的有滋味的愉快之事；只要有一個小的切口，使我看見那件叫做血的紅顏色的做生命的東西，就夠了，等得血沒有了，在我們在目前，只剩得一堆又冷又呆沒有思慮的軟肉了！

七月五日——我是一個在審判事業，懲罰事業和用言論或斷頭機殺戮那些用刀子殺人的事業之中過生活的人，我呀！我呀！倘若我也學那些被我辦過的囚犯一樣做些事情，有甚麼人知道是我呢？

七月十日——甚麼人知道是我呢？有人疑心我嗎？我呀！我呀！倘若我選擇一個和我毫不相干的生命，用法子來消滅。

八月十五日——誘惑！誘惑！這件事情竟如同一個蟲兒爬進我的本身內部來了。他爬，他運動，他在我的全身之中散步；他在我的思想內，使我祇想殺戮；我眼內，使我只想看

流血和死亡；在我耳內，使我覺得有一件不可解的，可怕的，辛酸的和使人顛狂的如同垂死之人的喊叫在那裏顫動；在我的脛內，又逼迫我有一種想走到那可以看見殺戮的地方，的慾望，在我手內，使我想動手殺戮。恍惚殺戮是人生一件好的稀有的剛毅的和在一切之上的性情，他常常尋找精細的感覺！

八月二十二日——我現在忍不住了。我已經殺了一件小的動物，爲着試手。

我的僕人約翰，有一隻黃鶯兒，放在我辦公室窗前的籠中喂著。我把約翰遣發出外做一件事情，於是我把這小鳥兒抓在手裏，我覺得小鳥兒的心房在那裏急急地躍跳。他滿身發熱。我一步一步向我的寢室裏走。有時我握得緊要些，他的心房便也跳得快些；這是殘酷，然而雋美。我差不多把他扼死了。但是我沒有看見一點血。

於是我就拿了一把剪刀，修指甲的小剪刀，把他的喉管輕輕地剪了三次。他略略張開他的喙，他極力想逃，但是我握住了，呵，我握住了；我如同握住一只狂狗，並且我看見他的血流出來了。這個真好看！鮮紅的，很光彩的呵。我當時很想喝一口，我硬把舌尖去舐了

一下！哎，真好。但這可憐的小鳥的血實在太少了！這個現象沒有充滿我所擬議的欲望。我現在想起了，看見公牛流血，應該有無窮的妙處。

後來我便學了那些凶手所做的手續。我洗我的剪刀和我的手，並且把水也傾了，鳥的身體——屍首——放在園中埋了。他被我埋在種蛇牀子的地裏，傍人永遠不能尋著，將來我每天在這地裏吃一粒蛇牀子。真的，只要一個人知道竅妙，在世間總可以尋快樂。

我的僕人以爲他的小鳥兒飛去了，哭了一場。他如何能疑心到我呢？哈哈。

八月二十五日——我應該殺個把人應該殺，應該殺。

八月三十日——決定了。這不算一回事！

我到金星林場散步，我心中一無所念。陡然看見一個小孩子坐在路邊吃他的點心。

他看見我，便停住一會兒不吃，並且說道「廳長先生，早安。」

那種念頭，頓然到了我腦海，恍惚說「我能殺他嗎？」

我向小孩子說道：「你是單獨一人在此嗎，我的兒？」

『是的，先生。』

『簡直一人在林場嗎？』

『是的，先生。』

殺他的念頭頓時如同酒精一般，把我醉了。我慢慢地向他走，使他不至於逃。我立刻抓住他的喉管……我便扼住，我盡全力扼住！他用可怕的眼睛瞰住我！哎，那種眼睛！滾圓的，暴出的，閃灼的，憤恨的呀！我總沒有受過這種急暴的激刺！他用小手抓住我的手，他的身體如用被火燒焦的羽毛一般地拳曲。一會兒，他便不動了。

我的心不住地跳！唉，小鳥兒的心！我把屍首丟在溝內，用些草蓋住。

我便回家了，我舒舒服服快快樂樂吃了一頓夜飯。這真不算一回事！到了晚上，我更覺美滿暢適，把老態都減去許多，我在州長家中赴夜宴。大家覺得我精神煥發。

但是這回我沒有看見流血，我並不恐慌。

八月三十一日——有人發見了小孩子的屍首；有人尋覓凶手。哈哈！

九月一日——有人捉住兩個遊人，但沒有證據。

九月二日——那小孩子的父母都來看我，向我哭訴。哈哈！

十月六日——官廳依然一無所得。有個流氓，爲人所疑。卽令當初我看見流血現在似乎也安閑。

十月十日——殺戮的欲望，仍舊在我的神經內鑽動。這個可以和狂烈的愛情在二十歲的少年人的神經內激蕩相比。

十月二十日——又是一個。我早餐之後，在河邊散步。我看見一個釣魚的人在柳蔭下睡覺。這時恰好正午。有一把鋤頭插在附近的洋芋田中，完全是別人故意放的。我拿鋤在手。走到那釣魚的人的身邊，把鋤頭舉起如同鎚子一般，用鋤口一擊，便將釣魚的人的腦袋打碎了。呵，他居然流血粉紅的血還夾着腦漿！他通通向水中流去。我便三步兩脚地跑了。倘若人家看見我！我便成了一個正式的凶手。

十月二十五日——釣魚者的命案，把全城都震動了。有人告發同他一起釣魚的那

個姪子是凶手。

十月二十六日——刑庭推事認定他的姪子是罪人。全城的人都說不錯。哈哈！

十月二十七日——他的姪子自己辯護得很不好，他說他那天到鄉村裏去買乳酪和麵包去了。他的叔叔是在他離開之時死的！這個誰信他呢？

十月二十八日——他的姪兒差不多誣服了，因為有人幾乎使他變成瘋子！哈哈！審判事業萬歲。

十一月十五日——有人湊了證明這個應該襲產的姪子是凶手的證明。並且是我主席。

一月二十五日——死刑呀！死刑呀！我定了他一個死刑！哈哈！檢察官說得天花亂墜，非處死刑不可！哈哈！又是一個。我預備去看官廳處決他。

三月十日——完了。今天早晨官廳把他的頭斷了。他死得很痛快！很痛快！這個使我喜悅。切斷人頭，真是好看！他的血如泉水一般湧出！倘若我能够做得到，我竟要想在血泊

中洗一個澡！這是何等快活的事，使我的頭髮我的面目和我的身體完全鮮紅跳出來，倘若有人懂得這個意趣！哈哈！

現在我等別的機會罷，使我動心真不必費大事。

\* \* \* \* \*

在老廳長這本日記裏頭還有許多我們未曾錄出。但是以後也沒有再殺過別人。有人把這件事去請教診治瘋子的專門醫生們，他們說：『世上這樣的瘋子，還有許多沒有被人家發覺的呀，他們的巧捷和可駭的手段。和這個魔鬼般的瘋子一樣。』

我的舒爾叔父 (Mon Oncle Jules)

有天我和我的朋友約瑟戴冷石散步，一個鬚髮全白的老人，向我們討錢。戴冷石給了他一個值一百個蘇的銀幣。我當時很爲詫異。他向我說：

——這個受苦的人，使我提起一件要向你講的故事，這故事的紀念，使我常常抱著  
隱痛。請你聽罷：

我家庭的老籍，本是哈佛爾（法國西部濱海的一省——譯者）並不富足，不過大  
家能够撐持罷了。我的父親在一個事務室辦公，每天回家很遲，收入也不豐富。那時我還  
有兩位姐姐。

我的母親對於我們生活的逼窄，很覺得痛苦，常常向父親說幾句尖刻的話，並且有  
時還拿軟釘子給他碰。因此他悶損的態度，有時使我傷心。他總把手心摸著額頭，如同揩  
拭時去時來的汗一樣，並且永沒有回答母親過。但是我悟到他的畏怯的痛苦了。我們大  
家都極力節儉，因為免得還東，就永遠沒有到別人家中赴過筵席；說到購買吃用的東西，  
總是在存貨減價時候，預先辦好留著。我姐姐們的衣裳，都是自己縫的，有時爲得三個蘇  
（一蘇值五生丁，每二十蘇值一個佛郎——譯者）一公尺的帶子，也要費去半天討論  
價值。我們的食料，只有一碗濃厚的湯和一塊燒牛肉。人家以爲這是清潔的補品，但是我  
情願吃別樣。

有時我掉了鈕扣，或撕破了褲子，他們一定向我大費口舌。

但是，每逢星期日，我們一定穿了整齊考究的衣服，到外面游行。父親的方襟禮服絲光高帽和白皮手套都到了身上了，母親亦打扮得花團錦簇的和過節的船隻一樣，把父親的手挽著。我的姐姐們到了這天，早就把自己裝飾好了，只候出發的號令；但是等得要走了，總是在家主的方襟禮服之上，發見了油膩痕蹟，於是一定趕緊要他脫下，用布條蘸了揮發油去摩擦。

父親頭上頂著絲光高帽，兩臂卻只露著汗衫的袖子，等大家把油膩摩擦乾淨。母親架著眼鏡，四處瞧著，並且把手套去了，免得把他弄贖。

到了路上，他們還是照着禮貌走。姐姐們挽著胳膊在前同走。伊們都到了嫁人的年齡了，大家叫伊們在繁盛之區露露面目。我咧，我挽著母親的左手走，父親挽了右邊。到了現在，我對我父母星期散步的莊嚴狀態，依然記憶得很清楚的。他們穩穩重重向前走，身體是筆直的，腿子是挺硬的，恍惚有一件要緊的事情，要依賴他們外表的意思。

在這種散步之時，他們看見那些從遠道進海口的船，父親每回總說道：

「唉！倘若我們的舒爾在這船裏頭，那才令人驚羨呀！」

舒爾是我的叔父，我父親的同胞兄弟，我們家庭唯一希望就是他，在他經過了恐怖時代以後。自從我在幼童時代，就聽見人家說他，於是我覺得看見就一定會認識。他起程到美國以前的生涯，我都詳細知道，雖然人家只肯低聲咽氣地說他那種時代的行爲。

他從前的行爲，有點像不端正，因為他虧了別人的款子；這就是貧苦家庭中頂大的禍水。富家子弟胡亂用錢，社會上不過含笑說他是一個頑友。貧寒子弟咧，要是他浪費他家族的錢，就成了壞人和乞兒了！

雖然行爲是一樣，這宗分別，卻是很正確的，因為結果是判定那行爲之輕重的東西。我的舒爾叔父，在他吃完自己的最後一個蘇之後，並且連我父親應得的遺產，也耗了許多。

有人載他往美國走，如同往日所流行的辦法一樣，他便由哈佛爾趁船到紐約去了。等得到了那邊，他便開了一家我們不知詳情的鋪子；不久他寫信來，說是賺了一點

錢，並且他希望能够償還由他的胡爲亂做所該下我父親的錢。這封信在我家庭中就發  
生一種深沉的情感。人家從前說得不值四口鐵釘的舒爾，一下就變成正直的人了，有良  
心的孩子了，真是戴冷石家的人了，廉潔公平和一切姓戴冷石的一樣。

此外有一位船主告訴我們，說他租了一所大鋪店，經營一件重要商業。

兩年以後，他寫第二封信，他說：『我親愛的斐利浦哥哥，我寫信向你告訴我身體是  
安寧的，請你放心。我的事業也很合意。明天我要到南美洲去做長期的旅行，許有幾年不  
能寫信給你。倘若以後我果然不寫，請你莫掛慮。我把產業置好，就回哈佛爾了。我希望這  
個時間不至於十分過長，並且我們將來可以舒舒展展一齊過活……』

這封信在我家庭中，簡直成了福音了。大家時時刻刻拿着看，並且送給別的人看。

十年來的光陰，繼續過了，舒爾叔父永遠沒有音信，但是時間越久，我父親的希望越  
大。並且我母親也常常說道：

「等得我們的舒爾來了，我們的地位不也變更嗎？這真是一個知道做事的人。」

每次星期日，父親看見那從水平線上走來而向天空噴出長蛇一般煤烟的黑色海船時，總述他的那幾句永遠不朽的話：

「唉！倘若我們的舒爾在這船裏頭，那才令人驚羨呀！」

大家簡直等着他對於父親把手巾搖着喊「斐利浦」的那一天。

大家討論他回家後應做的許多事情，我們可以用他的錢在鄉間買所房子。我不信我的父親沒有把這問題當作大事在那裏盤算。

我的大姐姐，有了二十八歲了；第二個是二十六歲。伊們都還沒有嫁人，這是大家一件極不稱意的事。

後來有一位對我二姐想求聘的人，他是一個商店的夥計，雖然沒有多錢，但是很正派的。我很相信我的舒爾叔父，有天晚上，我拿叔父的信給他看，他把一切的遲疑的心理都免去了，便毅然得了解決的方法。

我們欣然承認他的要求，並且決計在結婚之後，我們全家都和他到葉西島旅行去。

葉西島爲着經濟不裕的人，是一個理想上的旅行地點，他和哈佛爾相去不遠；我們坐郵船渡過海，便到了外國的地方了，他是英國所管的一個小島。所以一個法國人，只要花費兩點鐘去航海，就可以看見這座被大不列顛的國徽所掩護的島上的鄰國民族，研究他們的習尚，他們的習尚，正和那些用簡單態度說話的人所評定的一般：是艱苦的。

這種旅行，那時成了我們專心的事了，我們唯一等候的事了，我們時時的夢想了。

末了，我們居然出發了，現在看來儼然是昨天的事。輪船升了火在碼頭停著，家嚴爲著我們三四件行李的起卸，忙個不住，我的母親牽住我未曾嫁人的大姐的胳膊，恍惚在出發之時，伊已經失掉那二姐了；至於那一對新夫婦咧，總在後面遠遠地跟着，常常使得我回顧。

汽笛叫了，我們便上船了，一會兒船開了，在一種平靜如同綠色大理石的海面行走。我們瞧着兩岸漸漸遠了，心花怒放，和一般不大旅行的人們一樣，

我父親挺著肚子站著，穿了我們那天早上用心拭去油蹟的方襟禮服，他滿身發出

那種使我們認識星期日的散步日期的揮發油的氣味。

陡然看見兩位裝束入時的女客，另外有兩位男客請伊們吃牡蠣，一個衣服襤褸老態龍鍾的水手，用刀子把牡蠣的殼撬開，送到那兩位男客手中，末了他們又送給女客。伊們用手帕托着殼子，伸起腦袋以免點污伊們的衣服，一面從從容容地吃。隨後再用一種迅而捷的小動作，去喝殼中的汁子。末了將殼子向海中擲去。

我父親一定是被這種在船上吃牡蠣的出色樣子引動了。他以為這是高尚的韻事，便走到母親和姐姐們跟前問道：

——你們願意我請你們吃牡蠣嗎？

我母親因為要用錢，不免遲疑了一會子，但是我姐姐們就馬上答應了。我母親用反對的聲音說道：

——我恐怕吃了肚子疼呀。你把這個給孩子們吃罷，但是不要過多，多了就使得他

們難受。後來又向我說：

——要講到約瑟，你可以不必吃呀；弄壞了男孩子是不應該的。

我只好站在母親身邊，覺得這種分別是不公平的。我瞧着我的父親，眼見他莊嚴地帶着兩個女兒一個新女婿，走到那衣衫襤褸老態龍鍾的水手跟前去了。

兩位女客剛好走開，我父親便指示我兩位姐姐應該如何拿着吃，才能一點汁子也不漏；他並且拿了一個，做個樣子給伊們看。他一面摹仿那女客們的吃法，一下便直接把汁子倒在他方襟禮服上面了，我聽我的母親喃喃地念道：

——各人放安靜些總好一點。

忽然，我覺得父親有點不自在；他走開幾步，瞧着那些急於圍着買牡蠣者的幾個幼輩，他忽然急急地向我們這廂走來。他的面目頓時發青了，並且兩隻眼睛很不自在。他低聲向我母親說：

——這真是意外呀，那個開牡蠣的人很像舒爾！

我母親不免楞住了，問道：

——那個舒爾？

我父親接着道：

——就是我的兄弟呀，倘若是以以前我不知道他在美國有了好事情，就一定相信是他了。

——你發瘋了！你既然知道不是他，爲什麼說這可笑的話呢？

但是我父親堅執說道：

——那末你去看罷：我情願你用自己的眼睛，使你自信。

伊便起立向兩位姐姐那廂走去。我也跟着，我注意瞧那個人。他是年老的，醜醜的。面目是完全起皺的，因爲做他的事，也不理會人家的注意。

我母親轉到原坐的地方。我看見伊滿身發抖。伊急急向父親說道：

——我相信是他。你去向船主打聽罷。不過要格外小心，免得這光棍現在又跌到我們身上！

我父親便離開了伊，我卻跟着走。我覺得自己異常驚駭。

船長是一個又高又瘦鬍子很長的人，神氣莊嚴地在甲板上散步，如同他駕了一隻赴印度的船一樣。

我父親向前和他寒暄，對於他的職業，一面考究，一面恭維。說道：

——什麼是葉西島的要點？他的出產？他的戶口？他的風俗？他的習慣？他的地質……

傍人至少可以說在那裏談到美國的問題了。

後來他們便談載我們的這個「快利」號的船身，後來又談到「快利」號的組織。末了我父親用顫動的聲音問道：

——那個破牡蠣的老人，很有趣呀。你知道這個人的底細嗎？

船長因為這個問題，有點不耐煩了，乾脆地答道：

——這是我去年在美洲遇到的一個流落的法國人，我把他引歸祖國。他像有親族在哈佛爾，但是他不願意和他的親族相見，因為欠了他們的錢，他叫做舒爾……舒爾戴冷石，大約是這樣的名字。他從前在美洲，有一個時代很像賺了錢，但是現在您可以看見他又弄光了。

我父親這時目瞪口呆，勉強說道：『呵！呵！對呀！很對呀！這是常有的事……我謝您。船主。』

我父親說完便離開了船主，至於船主，還楞住眼睛呆呆地釘着他。他走到我母親身邊，那種掃興的神情，使得我母親向他說道：

——坐下罷，傍人可以窺見你有心事。

他向船邊的長檣上一倒，一面口吃地說：

——是他的確是他！

後來又問道：

——那末我們怎樣辦呢？

伊活潑潑地答道：

——我們叫孩子們離開一些。既然約瑟通知道，就叫他去喊他們過來，但是要小心點，尤其要使新女婿什麼也不動疑。

我父親覺得失望，低聲道：

——這是什麼亂子！

我母親陡然發現怒不可遏的樣子，說道：

——我常常疑心這個賊徒，什麼也不能做，並且一定仍然跌在我們身上。傍人能够得姓戴冷石的一點東西嗎！

我父親這時又把手去摩額頭了，他受母親的埋怨時候，總是這樣。

伊還說道：

——拿點錢給約瑟罷，使他可以現時去會賬。那個乞丐不免快要認識我們。這個要

成爲船上的臉面事情呀。我們再向那頭走，那個人可以走不到我們身邊來。

伊立刻站起來，他們拿了一個百蘇銀幣給我，便向船的那頭去了。

我姐姐們還等着父親，我告訴伊們，說母親有點暈船，又向開牡蠣的人問道：

——我們該給您多少錢呀；先生？

這時我幾乎想向他說我的叔父。

他答道：

——兩個半佛郎。

我拿出銀幣，他便找錢。

我瞧他的手，完全是可憐開了裂的水手的手，瞧他的臉，完全是愁慘困苦的脸，私自  
想道：

「這就是我的叔父，父親的兄弟，我的叔父呀。」我給他半個佛郎做酒錢。他向我道謝，說道：

——上帝保佑您，我的少爺。

他完全用一種苦人得着了布施的聲音說話，我相信他一定在美洲做過乞丐。

我姐姐向我端詳，並且詫異我的慈善態度。

等到我向父親交還兩個佛郎的時候，母親驚訝問道：

——那個去了三個佛郎嗎？這是不會有的事。

我用果敢的聲音說道：

——我給了半個佛郎做酒錢。

我母親跳了起來了，兩眼瞅着我，說道：

——你發瘋了，把半個佛郎給他，這個光棍……

伊看見父親指着女婿做手勢，便才止住了。

大家都默然了。

在我們前面，水平線上一線紫色的影子由海面露出，這就是葉西島了。

等得到了碼頭，我心中動了一種極熱誠的念頭，還想去看一回我的叔父，並且想走到他跟前，安慰他一番。

但是因爲這時沒有人吃牡蠣了，他也不見了，大概他走下船住宿苦工的地方去了！後來我們回來，特爲換搭一隻名叫「馬洛」號的船，免得和他相遇。我母親還很擔心。

以後我永遠沒有遇見過我父親的兄弟了。

這就是你有時看見我拿百蘇銀幣施給失業之人的理由。

保護者 (Le Protecteur)

他從來沒有夢想到有這樣高的運氣！——馬林，是一個外省法警的兒子，居然也和別人一樣，到巴黎的法科大學來讀書。他常常在那些加非館子出入，和幾個喝着皮酒高談政治的大學生做了朋友。他以為這是可贊嘆的事，便一心跟着他們，由這個加非館穿到那個加非館，他有錢的時候，也替他們惠鈔。

後來他做了律師，也辯護些無聊的案件，有天清早，他在公報上，看來他一個舊日同學，已經被舉為衆議院議員。

他又成了這同學得力走狗了，這同學有事之時，就喊馬林去做，並且毫無有忌避的地方。他在議院之內很出鋒頭，不久便得了一個國務員的位置，半年之後，馬林便也居然得了參政了。

一起頭，他爲着這事連頭都驚喜得昏了。他得意洋洋地在街上散步，恍惚想使人見了他，就能猜到他的位分。他想想法子，對於他做來往的店舖，賣報的人或車夫，爲着極不相干的事情，告訴他們，說『我是參政……』自然以後他由於他位分的結果，職業上的必然，偉力而大度的人的義務，感受一種保護他人的強烈需要。他對於一切的人，無論什麼機會，總用無量的善心幫助。

他在熱鬧街市，遇見面善之人，他便和顏悅色地向前和他握手問好，也不等人家答復，他便宣言道：

「您知道嗎？我是參政，並且我甚麼都可以替您幫忙。倘若您有找我的事情，您就找罷，千萬別和我客氣呀。到了我這樣位分，手腕就長了。」

以後他就同了這樣說話的面善之人，同到加非館，討了紙筆，並說：「只要一張紙，堂館，這是爲得寫薦信用。」

他寫的這宗薦信，每天十封到五十封不等，並且都是在巴黎的那些大加非館子內寫的，差不多甚麼大加非館都坐到了，他對法蘭西的官吏，從初級的推事數到國務員，沒有一個，他不曾寫過薦信。他真有幸福，完全的幸福。

有天早起，他從他家中到參政院去，天忽然下起雨來了。他計算叫一部車，但是始終沒有叫，依然在街上步行。

雨漸漸大了，那兩邊簷下的便路都淹了。馬林只好走一張大門的下面去躲雨。不想已經有一個老神甫也在那裏，這是一個鬚髮全白的老神甫。在未進參政院以前，他很不愛和宗教家接近。現在他很敬重他們，自從有一回某主教向他恭敬地請教一件困難事

體之後。雨越下越大，這兩個人只好退到看門人住的小屋子之內。馬林抱着賈弄自己聲價的熱心，便說道：

「看呀，這種壞的天氣，長老先生。」

老神甫把腰鞠了一鞠，說道：

「可不是嗎？先生。對於只打算在巴黎住幾天的人，這尤其要命。」

「呵，你老是從外省來嗎？」

「是的，先生。我在此路過。」

「果然。這真是要命，人家到都城過幾天，便遇了這種大雨。我們做官的人，成年在此住着，到一點不覺得。」

神甫也不再回答，只細細看路上那一處的雨，下得慢點。忽然定了念頭，把道袍摳起，如同婦人們撩起裙子在水坑上經過一樣。

馬林見他走了，喊道：

「長老先生，你一定把你的身體都沾濕了。等一會兒罷，雨就要停了。」

神甫觀望一會，便止住了，隨又說道：

「這是因為我很忙。我有個要緊的約會在別處。」

馬林很覺得沒趣：

「您的主意弄岔了！我可以請教您要到那一方去呢？」

神甫出了一會神，然後答道：

「我到王宮街附近一帶去。」

「既是這樣，倘若您不見外。長老先生，我們倆共着我這一柄雨傘同走罷。我要到參

政院去。我是參政。」

神甫擡頭把他瞧瞧，說道：

「我很謝謝您，先生，我很願意照辦。」

於是馬林就牽着神甫的胳膊同走。一路指點着，招扶着，說道：

「您留心這些水坑，長老先生，您尤其要留心車子的輪子呀，他有時把泥漿從您的雙腳濺到您的頭上。過路人的雨傘也要留心，傘的鐵骨子，對於眼睛是最危險的。尤其以女人爲最沒有辦法；伊們最不當心，常常把伊們的雨傘或日傘的骨子，和您撞個滿懷。並且伊們永遠不肯把自己約束，好像城市是專屬於伊們的一樣。伊們有獨霸一切街道之權。在我一方面，我覺得伊們對於公德，太大意了。」

馬林說罷就笑。神甫却默然不答。微微地屈着腰，留心路上那一處可以插足，使得道袍和鞋子都不沾濕。

馬林接着又道：

「您大概是爲着散心，才到巴黎呀！」

神甫答道：

「不是，我有一點事兒。」

「是一樣緊要的事情嗎？我够得上問您應怎樣辦嗎？如果我能夠爲您出力，我願聽

您的吩咐。」

神甫覺得很不自在，含含糊糊說道：

「呵，這是一件私事。一件和我的主教所生的小困難問題。和您無甚關係，這是關與宗教界內部的命令事情。」

馬林衝口說道：

「這正是參政院管這種事情。既然如此，請您吩咐我罷。」

神甫說：

「是的，先生，我也要到參政院去。您真千萬地太費心了。我打算去會勒乃貝和沙奉兩位參政，或者連白帝保參政也要會會。」

馬林連忙岔着說：

「這都是我的朋友，長老先生，我的頂好的朋友，頂親密的同寅，最爽快的好漢子。我對這三位，把您的事都去拜託一下。您就靠着罷。」

老神甫向他道了謝，感激得無可形容，夾七夾八說了許多仰仗的話。馬林不覺心花怒發了。說道：

「您可以自誇說您有好運氣，長老先生。您看罷，您看罷，因為我的情面，您的事情如同踏着飛輪一般，向成功方面走去。」

他們這時已經走到參政院了。馬林把神甫引到他的辦公室內，請他火爐前面坐下，然後自己向書案坐着，提筆寫道：

「親愛的同寅，請您允許我了罷，我向您介紹一位尊嚴而又材德兼備的宗教家，長老……？」

寫到這裏，他停着問道：

「您尊姓大名，請您告訴我！」

「我是山杜雷神甫。」

馬林接着寫道：

「長老山杜雷先生，他很望您，給他那件將要對你說的小事，加以扶助。我在榮幸的環境，特地向我的親愛的同寅……。」

以後他加上幾句套話，就算寫完了。

他一連如此寫了三封，就交給他所保護的人。他向他又說了無數感謝話頭，然後告辭而去。

馬林把事情辦完回家，這日過得非常安逸，晚上也睡得安逸，次日欣然早起，拿着報紙來看。

他打開一種急進派的報紙的社論。他讀道。

『我們的教士和我們的官吏們（社論的題目——譯者。）』

『我們對於教士的罪惡，永無記載完畢之時。今天又知道一個名叫山杜雷的神甫，曾經有共同反叛現時政治為計謀，其詳情無庸由我們記載；現又因不可自白的理由，為主教所免罷，且受着命令到巴黎，預備詳受檢察，不料彼竟覓到一個名叫馬林的參政官，

來做他的穩固的保護人，毫無忌憚地替這個穿道袍的棍徒，向民國的行政界，寫了無數封結實的介紹信。

「我們特行把這個參政官的無意識的態度提出，以備國務院的注意……」

馬林急得跳起來了，連忙穿起衣服，飛奔到他的同寅白帝保參政家中，白帝保向他說道。

「您真瘋了，拿這個老叛徒介紹給我。」

「您知道嗎，」馬林說，「我上了當了……他很像正經人……他拿當給我上……他拿大當給我上。我請您從嚴懲辦他，很嚴才好。」

「我要寫一封信。請說，如若要辦他應該向誰寫呀？我去找總檢查官和巴黎的總主

教……」

他一屁股向白帝保的書案前坐下，拿着筆寫道：

「大人閣下。我很有光榮，把我被牧師山杜雷的詭計和誑語所欺之事，向執事相告。」

此人曾欺罔我的善意……

『因為被這個教士所欺，我能……』

以後便信上簽了姓名，轉身向他的同寅說道：

『您看罷，親愛的朋友，這是我受的好教訓，我以後永遠不寫信介紹誰了！』

散步 (Promenade)

散 步

納善公司的夥計司賤雷那先生，從公司出門的時候，落日的光線把他的眼睛眩昏了一陣子。他天天在這店的後軒——靠着又窄又深同井一般的院子的後軒——的黃色煤氣燈下面工作。他在這塊小地方，過了他四十年的黑暗日子；那種黑暗情形，就是在夏天日子長的時候，也僅僅在十一點到三點的中間，可以免除燈火。

那個地方，又冷又溼；開窗子的地方，稍許有點光線，能射進這充滿青苔和積水二物的臭味的黑暗洞內。

這四十年來，雷那先生每天早上八點鐘，就到這「監獄」來了；於是，一直坐到晚上七點鐘，彎着腰，顯出一種勤幹夥計的手腳，在那些簿冊上書寫。

他初入公司的時候，每年薪水只有一千五百佛郎，現在每年加到三千佛郎了。他一直繚居着，因為他的境遇不容他娶親。他毫無嗜好，也沒有大的欲望。然而有時被這種又呆板又長遠的事務使他發倦之時，也偶爾一人表示他的柏拉圖式的（理想的——譯者）話，自言自語道：『了不得，倘若我每年有十萬佛郎的進款，我一定舒舒服服地把他流通。』

他從沒有舒舒服服流通他的錢。因為他只有那項年薪的入款。

他的生活，是沒有變遷的，沒有興趣的，也差不多是沒有希望的。在這種惡劣平凡的環境之中，他毫不發生旁人所懷着的夢境。

自從他二十一歲進了納善公司，永沒有脫離過。

一千八百五十六年，他父親死了；三年之後，他母親又去世。此後只搬了一回家，因為房東要加他房租的原故。

每天早上六點鐘，他的鬧鐘的練條，用一種可怕的轉動聲音，使他從床上跳出。幾年來，這種機械只間斷了兩次，他也不知是甚麼原故。他每天穿着衣裳，整理床榻，拂拭桌椅，灑掃房間。這類工作大約要費他一點半點光景。

後來便出門了，他便走到一家換了十一個老板沒有改招牌的那家拉許麵包店裏，買一條牛角麵包，在路上一邊走一邊吃。

他一輩子的生活，可以說完全在這窄狹黑暗的辦公室銷磨了。他初進去之時，是幫助一位布呂門先生，那時只希望接他的職務。

後來接了他的職務了，甚麼也不希望了。

別人在生活中間，總有些意外的喜悅溫柔或悲楚的愛情，僥倖的旅行，和自由生活

的偶然，但是這些事情在他都是不相干的事。

許多的日子，許多的星期，許多的月，許多的季，許多的年歲，都是一般兒過了。每天在一定時候，起床，出門，到辦公室，吃午飯，離辦公室，吃夜飯和安寢，從來沒有一點甚麼，將這些相同事務和思想的呆板規則間斷過。

從前他在他先人遺下的小圓鏡子裏面，窺見他的金黃髭鬚和捲曲的頭髮；現在每日早上出門之前，他在那鏡子中間，只見白的髭鬚和光溜溜的天靈蓋了。四十年的光陰去了，空曠迅速，和一日的愁慘境遇一樣，也如煩悶的夢境一樣，除開他父母死亡以外，這四十年中，甚麼不幸的事也沒有，甚麼得意的事也沒有，甚麼也沒有。

這一天雷那先生在公司對街上的門口，被落日的光線把他眩了一陣子；他本應回家，這時却忽然發生在夜飯以前先去兜個小圈子的理想，他每年之中總有四五回如此。他從綠陰滿地行人如流水的大街經過，這天是三四月的黃昏，溫暖使人心醉的暮春黃昏。

雷那先生用老人的強健態度，搖搖擺擺地走，滿眼露着愉快的神情，覺得宇宙的高爽和空氣的溫煦能使他得些興趣。

他從尚禮公園（巴黎的名勝地方——譯者）前經過，繼續前進，在和風中經過的青春感與使他心醉了。

滿天的晚霞，緋紅地照着，凱旋門的黑影子在空中隔住，好像一座翁仲在火燒場前面攔着一般。等他走到這偉大建築物（指凱旋門——譯者）前面，這司賬老翁覺得有點餓了，於是走到一家酒店去吃夜飯。

他便坐在這酒店的臨街底座兒上，叫了一份子雞腿兒，一份沙拉菜和一份蘆筍，這是雷那先生多久沒有吃過的講究晚飯。他又添上一塊乾乳酪和一餅上好的紅酒；然後才喝一杯加非，和一小鍾陳白蘭地，這算是他稀有的事。

他等到會過了賬，頓覺非常快樂，非常暢適，不免有點醉意了。自言自語道：「很好的夜色，我何妨繼續散步到布樂業林子（巴黎的名勝地方——譯者）的口上去，這於我

有益。」

他果然往前走。頓然想到他從前的一個鄰家女子唱的那首小詩：

「綠陰滿地垂，情郎向我語。

「善愛曷來乎，相期林之下。」

他便吟着，不住地吟着。看看巴黎全城都被夜色蓋住了，唉，微風不動的夜色，暖氣宜人的夜色。雷那跟着林子口的大道走，並且注意那些進林子的轎車。這些車子一乘一乘地繼續不斷前進，由他們的閃灼的車燈，看見車中緊貼貼互相撞着的成對偶的盛裝仕女，不住地在眼前閃過。

這簡直是一條很長的情人會。在星光之下賽着。車子不住地由後面跟着來，無盡地從前面過去，一對對的人兒彼此靜悄悄地，在車上緊緊地挽着，完全被玄想欲望和下次佳期的預約那類事把精神迷住了。人影之中，彷彿充滿了飛來飛去的吻影。空氣都被這種嬌柔的感覺力軟化了，凝住了。這種互相撞住的人們，這種被相同的密約相同的思想

迷住了的人們，竟像使一種狂熱病圍繞着他們追逐奔馳似的。這些氣象縝細的轎車彷彿像一種迅疾而波動的光浪一般，在所經過的路上刷過。

雷那先生走到末了，覺得有點倦了，便坐在一條路邊的休息椅子上面，專來瀏覽這些充滿了愛情的轎車。忽然，差不多立刻，有一個女子走到他跟前，在他身邊坐下。伊說道：

——晚安，我的小把戲。

他一字也不答復。伊再說道：

——讓我來愛你，我的心脏。你可以知道我是很和藹的。

他說道：

——夫人，您弄錯了。

伊便把自己的胳膊挽住他的胳膊，說道：

——走罷，別裝糊塗了，聽我……

他便立起，并且走開，覺得心房怦怦地跳着。

走到前面百來步的地方，又有一個女子來邀他，說道：

——你願意和我同坐一會兒嗎？我的小白臉！

他向伊說道：

——您爲甚麼幹這宗買賣呢？

伊就在他跟前停住了，立刻換了粗惡的聲音說道：

——有鬼，這並不是常常爲着我的快樂。

他和聲下氣問道：

那末，誰來壓迫您呢？

伊憤然道：

——大家都應當求生活，你這個喪良心的。

於是伊一面輕輕地唱着歌走了。

雷那先生不免駭然了，但是許多在他身邊走過的女子都來叫他邀他。

他頓然覺得頭腦之中有一件黑暗和苦痛的東西在那裏展布着。

於是他只好另在別的椅子上坐下，那些車子流水一般地不斷過去。

他自己思量道：「頂好當初我不在這裏來，這裏看見的東西完全將我擾亂了！」

他又思念他目前所看見的真假愛情和買賣的或肺腑的接吻。

愛情！他完全不懂。他畢生不過偶然遇見兩三個女人，因為他的能力不許他得到別的遇合。他目前又想到他這種和大家不同的生活。他的沉悶憂鬱平淡空乏的生活。

世上真有無命運的人！他彷彿覺得一重極厚的黑幕。頓然自身破裂，便窺見苦困那件東西，他生活中無窮的呆板的苦困，甚麼過去的苦困，現在的苦困，未來的苦困，都歷歷在目前了！以後的日子也定和以前的日子一樣，前後左右甚麼也沒有，心中甚麼也沒有！甚麼地方甚麼也沒有！

整行的車子，永遠地接着過去。看見一對對的沈默相傍的生命，在這些廠着的車子羣中，由遠而近，由近而遠，繼續過去。他覺得人生的樂趣完全在他的跟前呈露了。孤苦伶

行的他看着這些東西，愈覺得自己孤苦伶仃，完全孤苦伶仃。他明天依然是孤苦伶仃，孤苦伶仃得沒有一人像這樣孤苦伶仃似的。

他立起來走了幾步，頓然又覺得倦了，如同他剛好步行了很遠的路程一樣，便只好又在身邊的休息椅子上坐了。

他等甚麼呢？他希望甚麼呢？甚麼都沒有。他想到了老的時候，回家就看見格格搭搭說話的小孩子，應該是一件有趣的事。許多由您所產生的，愛你的，溫存你的，向你說溫存話的人兒把你圍繞着，並且甚麼事都可以慰藉你，這是老年人最美滿的境遇。

他更想到他住的一間空曠的房子，那間潔淨愁慘的房子，那間除他以外永沒有第二人進去的房子，他的靈魂，便覺得被一種倒運的感覺心束縛住了。他以為那間房子比他的辦公室還要使人煩惱一些。

甚麼人沒有去過；甚麼沒有在內談過天。他簡直是又死又啞，從沒有聽過人聲的房子。可以說他的牆壁只瞧過住在內面的人。和這人的相貌言語。被行運的家庭住了的房子。

屋，比被貧苦人住的快樂得多。他的房子之絕無可紀念，正和他的生活一樣。他又想到每夜單獨進房上牀和種種整理之事，不禁橫生慨嘆。然而他想避去這愁慘房間的印象和應該回到那裏的時間，所以依然又立起來行走，無意中發見林子內的第一條便道，便走了進去，找了一塊草地坐下。

他聽見在他前後左右有一種混雜的，不盡的，繼續的，由一些不可數的和巨細不同的聲浪所成的顫動，一種遠近不別的震耳欲聾的顫動，一種人生中無限而奇偉的顫動：巴黎來的呼吸，恍惚如同巨靈的呼吸一樣。

日光已經罩滿布樂業林子的樹木了。三五乘車子漸漸開始轉動起來；游騎都欣然來了。

有一對小夫妻步行到林子裏來逛，轉到便道上去了。陡然一下，青年婦人擡頭看見樹枝之上，有一件深顏色的東西；伊很露驚異態度舉手喊道：

「看呀，那是甚麼東西呢？」

忽然狂叫一聲，伊便向伊底伴侶的懷中一倒，他只好把伊放在地下。一會兒把林子的警察們喊來了，纔把一個用褲帶自縊的老人解下來。

大家驗得這屍首是昨夜上吊的。從他身上的信件，證明他是拉善公司的司賬夥計雷那先生。

大家斷定致死之由，是一種無法揣測理由的自殺。也許是一種急促的喪失精神的現象嗎？

拔荔士夫人 (Madame Parisse)

第一節

我那時因為要在夕陽之中，向着安第白遠眺，便在沙里村附近的倭柏龍海口的石塘上坐着。那種如此奇麗的動人的風景，我真從沒有見過。

安第白是一座有堅厚圍牆的小城市，在廣大的尼司海灣（此海灣在法國地中海

邊——譯者）的中央伸出，幾乎全在海中；這城牆是薇倭龐（法國十六世紀大建築師——譯者）所築。浪堆兒湧到城根，便行散開，只剩下花朵一般的海沫，將城根繞着；我們從望臺上一看，只見無數的房屋，這座堆在那座之上，一直到那兩座高入雲霄如同古時鐵盔的雙角一般的塔尖爲止。那乳白色的亞爾帕司山（歐洲南部著名的山帶——譯者）和廣闊遼遠橫斷天空長城一般的積雪，把這雙塔烘托得如畫的一樣。

這城市介乎天空積雪和城邊海沫的中間，在第一層山脈的青翠叢中立着，對着夕陽，表現一座由許多紅頂白牆的房屋所堆的金字塔，雖然那些牆的顏色彷彿本來不是相同的。

天空的色彩，在亞爾帕司之上，簡直是青而白的，可以說是雪色將天色洗淡了；幾堆銀色的雲，在天頂浮着；海灣的別一方面，尼司全景在水邊鋪開，正同山海之間的一條白線相似。兩片拉丁式的風帆，被一陣大風鼓着，好像在浪堆中奔跑。

我看了這些，完全神往。

這都是一件很旖旎很鮮見的悅目之事，他達到您眼球中，正像那些不會遺忘的幸福紀念。我看着，憶着，呼吸着，便神往了，愈端詳愈不忍捨去。視官敏捷的人，審察事物，無微不至；正和聽官敏捷的人寄情音樂相似！

我向我的同伴馬第尼君——純粹的法國南部人種——說：

「看罷，一幅最稀有而令我傾心贊美的風景。」

「聖米奢爾島（法國西部的名勝——譯者，）我已經遊過，從日出之時看來，竟是一顆從沙灘中擁出的偉大無倫的花崗石珍品。」

「沙哈拉的梁哲奇湖（法屬非洲的名勝——譯者，）我也遊過，這湖長五十多公里，月明之下，光輝和白晝一樣，一道乳色白煙似的雲彩，從湖中向月光蒸發。」

「我在意大利的梨拔力羣島中，看見著名的華爾更樂火山的硫磺頂，那簡直一朵噴煙發火高約千尺獨立海中的黃花，火山不過是他的莖罷。」

「唉，我卻從沒有見過比那立在亞爾帕司的夕陽之中的安第白，還有再令人留戀——

的地方了

『我不知道何以古代的逸事，常常和我相觸；幾篇荷馬（希臘大詩人——譯者）的詩，又到我腦中來了；這是一座近東的城市，這一個，這是一座奧特賽詩篇中（荷馬的名作——譯者）的城市。就是托樂伊城（奧特賽詩篇中所詠的城市——譯者）罷！雖然那托樂伊城離海遠一些。』

馬第尼先生從衣袋中取出一本沙爾地著的旅行指南讀着：

『此城於基督紀元前三〇四年前後，為住在馬塞（法國地中海邊的大口岸——譯者）的夫倭先民族（希臘小亞西亞的部落——譯者）所開闢。他的命名的意思，是由希臘字『安第波利』而來，就是對面的都市的意義，因為尼司就在對面，那也是這班馬塞人的殖民地。』

『到了高盧戰爭（羅馬人侵入現代法瑞境界的戰爭——譯者）之後，羅馬人充許安第波為一個自治的城市，享有和羅馬各城市相等的自治權。』

「從馬西亞（羅馬大詩人——譯者）的諷刺詩看來，我們知道那時代……。」

他繼續地讀。我將他止住，說道：「從前的事都不關緊要。我只說在我的眼前有一座奧特賽詩中的城市。亞洲或歐洲的海邊，他們很像兩個互相競爭的；然而在地中海那一邊，可是一點也沒有這點意思，這個古代的紀念，使我異常留戀。」

一陣腳步的聲音，使我回顧一下：原來是一個女子，一個黃黑頭髮的長大女子，從這條通到海口的路上經過。

馬地尼輕輕的發言，却把尾聲揚高着說：

「這是拔荔士夫人，你知道嗎？」

不知道，我從前一點不知道。但是這個托樂伊牧童的姓，常常使我夢想。

然而我卻說道：「誰呀，拔荔士夫人？」

他看見我不知道這件歷史，很爲詫異。

我告訴他確實一點不知道；並且瞧着不會看見我們那個行路的女子，伊莊嚴遲緩——

地走着，大約和古代女子行路一樣。伊的年齡大約有三十五六，雖略顯肥碩，然而依舊秀美，依舊很美麗。

於是馬第尼就告訴我後文的這一件逸事。

## 第二節

拔荔士夫人的母家，姓貢布龍，在普法戰爭一年之前和一位行政官拔荔士先生結婚。那時伊是一位很秀美的少女，苗條流麗，現時卻成了肥碩愁悶的了！

伊委身於這位大腹短腿永遠拖着寬大褲腳行走的拔荔士先生，頗有不滿之意。

戰爭息後，只有一營步兵在安第白駐紮，營長姓賈墨林，他是一位在戰爭時受了勳章的青年軍官，得着少校的頭銜還不甚久。

因為他在這座營房之中，這座圍在圍牆內的臨時營房之中，很覺得煩悶，便常常到海口散步，這海口也有幾座在海風中搖動的杉林。

拔荔士夫人在夏天的傍晚，也時常到這林中樹下呼吸空氣，便和賈墨林先生遇着

了。他們從怎樣的方法纔互相戀愛呢？誰也不知道。大概他們遇着，便互相端詳着，到了不能相見之時，他們又互相思念着，這是無疑的事。那位睛紺髮黑，面目鮮妍，粲齒微笑的法國南方婦人的影子，一逕在那囁着——以囁代吸——雪茄捲煙散步的兵官眼中留住；而拔荔士夫人，每逢伊的丈夫，伊那鬚髮蓬鬆，衣裳脫略而腿短腹大的丈夫回家晚膳時，便也有一個紅褲，金章，制服嚴整，髭鬚上翹的少校的影子在伊的眼前閃過。

因為相遇的原故，大約他們第一次互相瞻着時，便交換了一種微笑；因為第二次互相瞻着，便大家以為互會相識。因此他一定向伊行禮了。伊詫異着，並且微微的向他鞠躬，那樣微微的，那樣微微的，差不多只為着免除旁人說伊沒有禮貌。但是半月以後，伊在彼此未曾相並之前，便遠遠的向他答禮。

他便和伊談天談甚麼呢？大約是談論夕陽罷。他們一面讚美夕陽，一面卻各人都不大瞧着天空，只不住地向着各人的對談者的眼珠之中欣賞夕陽的神味。於是又過了半月，每晚總有一種常用的繼續的託詞，談論幾分鐘之久。

後來他們竟公然一面討論些事情，一面同行略略散步；但是他們的眼球，已經互相傳達了無數親密的，和只能從矜持的態度或偷避的微波中所窺探得出的事，這是一些使心房跳動的事，因為這些事對於表現靈魂的力量，比誠懇的宣言強得多。

後來他應該就此攜着伊的手，並且吞吞吐吐說了幾句使得婦女露着不願聽見的神氣的話頭。

於是他們不待迷惑或強迫的手段，竟互相戀住了，在拔荔士夫人，也許只想在這溫存的半途站口保留着，但是他——少校——卻還想走遠一些。所以他每天向伊一步一步地誠懇要求達他的強烈慾望。

伊抵抗着，反對着，好像決定一點也不退讓。

然而有一次夜晚，伊如同偶然地向他說：

「我丈夫剛纔到馬賽去了。他在那裏有四天停留。」

賈墨林登時跪下了，向伊懇求在這夜十一點鐘把門開着。但是伊一點也不聽從，憤

憤歸去。

少校這晚的臉色很爲煩悶；並且次日黎明就出外散步，怒氣冲天，走到操場和兵房，對於軍官和兵士，發了許多處罰的命令，如同鄉民向着羣衆拋擲石塊一樣。

但是他走到寄餐所早膳時，竟在飯巾之下發見一封信，寫着：「今晚十時。」四個字，於是他拿了一個價值百蘇的銀元，毫無原故，賞給伺候他吃飯的堂倌。

這日白天的光陰，格外覺得長久。他鎮日在梳洗上注意。

好容易夜飯已經端正，有人另拿一封信給他。他在信封內面找出一封電報，上面寫着：

「我親愛的乖乖，諸事已妥。我今晚乘火車九時歸家。——拔荔士自馬賽發。」

少校吼然一聲，把堂倌震得手中的湯盃都跌到地下。

他怎樣辦呢？自然他想得着伊，就是在這一夜；並且他一定可以到手。倘若他將伊丈夫捉住，無論如何他就可以得伊到手了。忽然一種瘋顛的理想從他腦中經過。他討了紙

筆寫道：

『他今晚不能回，我向您發誓，並且我在夜間十點鐘，到您所知道的地方去。您一點不要害怕，我用軍官的榮譽向您擔保一切。賈墨林上。』

他立時叫人送去，然後安安詳詳吃夜飯。

到了八點鐘，他把他屬下頂高的軍官名叫葛利霸的上尉請來，手中捲着拔荔士發來的電報向他說：

『上尉，我接一封來源很怪的電報，他的內容我這時不能向您宣布。您立時將城牆各門關閉，留心看守，無論何人，在早晨六時以前，一律不許出入，您再將巡邏隊在街上遊行，一切居民，務必叫他們在夜間九時以前回家安歇。逾時在外逗遛的人，由兵士強迫送回。倘若今晚本團兵士遇見了我，務必裝作不會相識並且立時避開。一律您請聽清楚，您聽清楚了嗎？』

『是的，我的少校。』

「我將執行這種命令的責任交給您，親愛的上尉。」

「是的，我的少校。」

「您願意喝一口沉香酒嗎？」

「很願意，我的營長。」

他們碰了杯，喝了黃色的美酒，於是上尉便離開了。

### 第三節

馬賽的火車，在夜間正九點進了車站，送了兩位旅客下來，於是開車繼續地向尼士走去。

兩位旅客之中，第一位長而瘦，這是油商沙利白先生；第二位胖而矮，就是拔荔士先生了。

他們提着皮包邀着伴同時上道，拘着遠在一公里以外的城圈子走。

但是走到了城門口，守衛兵士把刺刀攔住，叫他們離開。

他們不免駭然，不免精神恍惚，完全嚇昏了，於是退了幾步，大家商議；末了彼此定了計畫，重行慎重地前進，向守衛的通了姓名。

但是守衛的大概受了嚴厲的命令，因為他們用放鎗的樣子嚇威他們；於是這兩位喪膽旅客只好一面飛步狂奔，一面把身邊累贅的皮包丟掉。

他們繞着城圈子走，另外到了別的一張城門，然而也被一隊可怕的兵士守住。兩位先生都是很膽小的，便也不再行堅執，隨即折轉向車站行走，預備找個歇宿的地方，因為日落之後，繞着城牆打圈子，是不穩當的。

車站的辦事人，睡眼朦朧的被他們驚醒，允許他們在待車室坐到天明。他們就在室中的綠絨靠椅上靠着緊坐着，燈火也沒有，瞌睡早已嚇散。

這晚的光陰，爲着他們真是長夜茫茫！

次早六點半鐘，他們知道城門開了，大家都可以向安第白走進。

於是他們重行上道，但是在大道上，簡直找不着他們丟去的皮包。

等得進了城門，他們多少還有一點志氣，賈墨林少校，閃着眼珠，翹着鬍子，親自向前詢問。

末了，他向他們致敬，並且因為使他們不舒服地過了一夜，所以還向他們道歉。但是他執行命令，是應該做的事。

安第白的謠言，已經是滿城風雨了。有些人說是意大利動了陰謀，有些人說是拿破侖第三的兒子入境了，還有些人疑心到奧雷陽黨（法國布爾奔王族的復辟派——譯者）的身上。後來一直到了少校的軍隊調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少校本身得了一個嚴重的懲罰，才猜到這事的真相。

#### 第四節

馬第尼說完這段故事。不久拔荔士夫人也轉身回來，伊的散步已經盡興了。伊莊嚴地走過我身邊時，眼光只深沉地向着那一帶在垂落夕陽光中映成淡紅色的亞爾帕司山巔瞧着。

我當時竟想向伊行禮；這個煩悶可憐的婦人，應該常常記憶着那個已經遠在天邊的恩愛良宵，和那位爲着伊的香甜口吻，竟敢把一座城市擱在戒嚴令下，並且拋棄一切前程的勇氣磅礴的男兒。

目前在他，大約都忘記了，或者頂多在酒酣耳熱之後，偶爾追憶這種橫行無忌的和滑稽而溫存的神妙舉動。

伊以後再見過他嗎？還愛他嗎？於是我默然想道：

「這真是一條近代愛情的遺痕，雖然滑稽，然而畢竟是英雄舉動。高唱着這個海萊茵和伊的梅雷拉司（梅雷拉司係海萊茵的丈夫，梅因海爲人所奪，便釀成托樂伊的戰爭，這都是荷馬的奧特賽詩篇中所詠的事。著者借用這件故事，所以在海萊茵上面，加一「這個」——譯者）的荷馬，應該有戈克保羅（法國十八世紀文學家——譯者）的靈魂罷。然而這位被棄了的拔荔士夫人的恩愛英雄，却和阿史依（托樂伊戰爭的猛將——譯者）一般地猛勇偉俊，並且較之奧第塞（就是奧特賽詩篇的主人——譯者）本人，

拔荔士夫人

還靈敏機巧一點。

雨傘 (Le Parapluie)

馬丹倭雷衣是節儉的婦人。一個銅元的價值，伊都很知道的，並且伊藏着一肚子的蕃殖金錢的嚴格主義。伊的女僕，就是把盛果品食物的籃子倒轉來搖擺幾下，也不能得一點東西；就是伊丈夫倭雷衣先生，也要費盡許多困難，才能從皮夾中留點零花的用款。然而他們卻很寬裕的，並且沒有兒女；不過馬丹倭雷衣對於看見那些一片片的白色塊

兒從伊家中出去，感受一種真切的痛苦。這簡直是伊心臟上一條傷口呀，所以每逢梭雷衣先生花錢，那怕是斷不可少的，伊總覺得有一兩夜睡不安穩。

他不住的向他妻子說道：

「你應該有寬大一些的手筆，因為我們永遠吃不了我們的進款。」

伊答道：

「未來意外之事，誰也不知道。多留幾文總比少留的好些呀。」

伊是一個四十來歲的矮婦人，活潑清潔，面上略帶皺紋，並且時常生氣。

伊丈夫對於伊使他忍受的節制，時抱不平。尤其那幾件觸動他虛榮心的事，使他格

外痛苦。

他是陸軍部的辦事員長，爲着服從他妻子的命令，一逕在部裏登着，藉此可以增加他家中用不完的進款。

唉，兩年以來，他永遠提着那柄使得同事們發笑補綴重過的雨傘。他實在被他們的

輕嘴薄舌惱昏了，便強迫他妻子替他買一柄新的。伊替他買了一把八個半佛郎的雨傘，這是某二件大雜貨店登廣告的貨品。他部中同事們看見這是巴黎過了時的貨，卻又重新另開頑笑，倭雷衣先生也只好忍着一肚皮的悶氣，痛苦地熬着。這種傘簡直毫不經用，不到三個月只好退伍了，這是他部中同事們一件全體開心的事。有人並且把這事編成一個從早到晚從樓上至樓下大家都聽見有人唱着的小曲兒。

倭雷衣不免被激而發怒了，吩咐他妻子買一把價值二十佛郎的綢衣新傘，並且叫伊帶回一張可做證明的發票。

伊卻買了一把價值十八佛郎的，憤憤地紅着面孔交給伊的丈夫，一面說道：

「你有了這個，至少要用五年。」

勝利的倭雷衣得了一件拿給同事們看的真成績。

到了他夜間回家之時，他妻子用放心不下的眼光，瞧着雨傘向他說道：

「你不應該把象皮圈子箍在上面，這是切斷絲經的東西。這應該由你自己留心照

願，因為我不能不到幾時又買柄新的給你。」

伊取傘在手，把象皮圈掙開，把傘衣搖散。但是伊被一件感觸楞住了。一個鵝眼大小的圓洞，在傘衣上發現了。這是一個被菸捲兒所燒的焦痕。

伊喃喃地念道：

「他身上有甚麼？」

伊丈夫低着頭安然答道：

「誰呀，甚麼東西？你說甚麼？」

怒氣把伊的嗓子氣塞了；伊的話簡直說不成聲：

「你……你……你拿他燒焦了；你的……你的雨傘。你……你……你真瘋了！你

定會把大家弄得精光！」

他轉身一看，自己覺得面色嚇白了。說道：

「你說甚麼？」

「我說你燒焦了你的雨傘，瞧罷！」

於是傾身向他一撲，彷彿和他相打一般，怒氣冲天把那又圓又小的焦痕，靠着他的鼻子。

他見了這焦痕，不免呆住了，吞吞吐吐的說道。

「這……這……這是甚麼？我不知道呀！我甚麼也沒有做，我向你發誓。我不知道這雨傘遇着甚麼。」

伊現在尖聲叫道：

「我猜着你在部中，一定把這傘在那兒玩弄，你當了傻子，你打開給他們看。」

他答道：

「我只撐開給他們看了一回，因為這傘真漂亮。就是這樣，我向你發誓。」

但是伊氣得跳起來了，向他唱了一齣家庭活劇，使那些愛和平的男子，覺得家庭比彈丸如雨的戰場還可怕一些。

伊末了量了大小，在舊雨傘上割了一塊顏色不同的舊綢子，將他補上；次日倭雷表便恭恭敬敬拿着這修理了的器械出門去了。到了部中，他擎傘擱在櫃內，時時記掛着，和人家懽記惡紀念一樣。

但是到了黃昏時候，他剛好回家，他的妻子便雙手接住了雨傘，撐開來檢查，伊發見一個不可收拾的損壞情形，氣得嗓子都咽住了。雨傘上穿了無數的小孔，這明明是燒成的，彷彿有人拿未燼的菸灰倒在上面燒的一樣。這簡直斷送了，斷送到了不可救藥的地位。

伊一言不發的審察着。確實氣得不能從喉管中間放出一字。他也是一樣，他審察損壞，不免楞着，驚駭着，連膽都碎了。

末了，兩人互相瞧着；末了，他只好低着眼睛；末了，他臉上受了伊擲來的這件破東西；末了，伊從憤不可遏之中，重新尋着了嗓子，高聲喊道：

「唉，短命鬼！短命鬼！你特意這樣地做！但是你要賠我這個！你再不會有這個……」

於是活劇便重新開幕了。風起雲湧的一個鐘頭以後，他便盡力解釋。發誓說他一點不知道。說這個是由惡意或報復的結果而來。

門上鈴子一響，可把他救出來了。原來這是一個到他們家中吃夜飯的朋友。

馬丹倭雷衣把這公案告訴這朋友。至於說到再買新傘算是拉倒，伊的丈夫永不會再有。

這朋友推進一層道理說道：

「那末，馬丹，他會把衣服斷送，這個比雨傘一定值得貴些。」

這個倏然氣憤憤的矮小婦人說道：

「那末他只准用廚子用的雨傘，我沒有新綢傘給他。」

這種思想，卻把倭雷衣先生氣翻了，便說：

「那末我就辭職，我呀！我到底不拿着廚子用的雨傘走到部裏去。」

那位朋友接着道：

『拿這個去換衣子就得了，這並不很貴。』

馬丹倭雷衣憤然喃喃的說道：

『至少也要八個佛郎才能換衣子。八個加從前的十八個，一共是二十六個佛郎！二十六個佛郎辦把雨傘，到底這是瘋了！這是胡鬧的行爲。』

那位朋友是一個貧苦的中流人，忽然得着一個感觸，說道：

『可以叫您的保險公司賠償；只要這損害是在您府上發生的，公司自然賠償燒毀的東西。』

矮小的婦人對於這種主意，完全把憤氣平了；末了，出了一會兒神，向他的丈夫說道：

『明天，在你到部之前，你先往慈愛保險公司，叫他驗明這雨傘的現狀，並且同時要求賠償。』

倭雷衣跳起說道：

『我永不願這樣做。這十八個佛郎是丟掉了的，完事罷了。我們不因爲這個就至於』

死。」

次日他攜了手杖出門，幸而天氣晴朗。

獨自坐在家中的馬丹倭雷衣，對於十八個佛郎的損失，依然不能忘情。伊拿雨傘擱在飯廳的桌上，四面輪轉騰着，得不到解決的方法。

保險賠償的理想，伊時時夢想着，但是伊也不願意和公司接待顧客的夥計的嘲笑面孔相對，因為伊無論對於何人，總是羞怯的，祇要和不相識的人談天，就是甚麼事沒有，也要紅臉，也露窘相。

然而這十八個佛郎的損失，使伊痛苦得和一條傷口一樣。伊就是不要記起這事，但是這損失不住沉沉痛痛地打擊伊。怎樣辦呢？光陰一寸一寸過去了；伊絲毫不能決定。後來忽然羞懼心登時變成勇敢心，伊便得着解決的方法：

「我一定去，臨場再來斟酌情形。」

但是要使損失完備和使於陳述，卻應先在雨傘上準備。伊便取了一根火柴，在傘骨

之間，把傘衣撚去手板那麼大的幾塊，然後精精細細剩下的綢傘衣捲起，用象皮小圈箍着，自己披上圍巾，戴上帽子，出門急急地向着保險公司所在的黎花力街走去。

但是伊越走近公司，步伐越慢了。伊怎樣說呢？人家怎樣回答呢？

伊在那條街上，注意房屋的號碼。原來還有二十三號了。很好！伊可以盤算。伊越走越慢，陡然發起抖來。原來到了公司門前了，門上金晃晃的幾個字，寫着：「慈愛火險有限公司。」簡直已經到了！伊停了一會，愁愧交集，末了抹門走過去，末了又轉了過來，末了重新又抹門走過去，末了還依然走回來。

結局伊自己默道：

「然而我應該前去。早到一點比遲到一點好些。」

伊進門時，覺得有點心跳。走到了一個周圍都是櫃臺的大廳，每個櫃臺之上，只看見一個人的腦袋，而其身材卻被臺板遮住了。

一位男子手中拿着許多紙片，在廳中經過，伊止住了他，向他羞怯怯地低聲問道：

「對不住，先生，您能指點我，那裏是顧客要求賠償燒毀了的物件的地方？」

他噤噤他答道：

「第一層樓靠左手，災害課。」

「災害」二字，更使伊害羞了；伊頗想出去，計算甚麼話也不說，承認犧牲了這十八個佛郎。但是想到這個數目，又有一點勇氣發生了，於是便向樓上走，喉中喘着，幾乎一步一停。

第一層樓已經到了，伊瞧見一張門，於是叩了兩下。內面一聲清朗地說道：

「請進來。」

伊便進去，看見在這廣大的廳子中間，有三位氣象莊嚴身掛勳表的男子，站着說話。

其中有一人說道：

「您有甚麼要求，馬丹？」

伊找不着伊的字眼了，吞吞吐吐的說道：

「我來……我來……爲得……爲得一件災害。」

這位男子一面恭恭敬敬指一個位子請伊坐下，一面說道：

「請您費心坐一會兒，我立刻和您談話。」

他依然轉身向着那兩位男子，繼續他的談話，他說：

「先生們，本公司自信對於二位，不受這四十萬佛郎以上的約束。我們不能承認二位的要求，使我們格外多付十萬佛郎之款。並且估價……。」

那二人之中有一個把他止住說道：

「這就夠了，先生，法庭自有辦法。我們此時只有告辭罷。」

於是他們行了幾次禮，便都出去了。

唉，倘若伊敢於和他們同行，便一定如此做；就此跑了，甚麼都放棄了！但是伊怎樣能  
够呢？那位男子便走近前來，鞠躬問道：

「貴幹是甚麼，馬丹？」

伊困苦地支吾說道：

「我來爲……爲這個。」

這位經理不免詫異，低頭朝着伊手中舉給他看的東西瞧着。

伊使着伊顫搖搖的一隻手，試着把象皮圈打開。用了幾次的勁才達到了，連忙把兩傘的骨子撐開。

經理惻然說道：

「我覺得這東西的病不輕。」

伊吞吞吐吐，說道：

「這個送掉我二十佛郎。」

他未免驚駭，說道：

「真的要這些嗎？」

「是的，這東西以前是很好的。現在我想您檢查他的情形。」

「很好；我得到很好。但是我不知道這東西和我能發生甚麼關係。」  
伊便不放心了，以爲這公司不賠償這種小物件，於是說道：

「伊是……這傘被燒了……」

經理便不辨駁，說道：

「我看得很清楚。」

伊張着嘴發呆，不知如何回答；末了，忽然悟到伊所遺忘的事，急忙說道：

「我是馬丹倭雷衣，我們在慈愛公司保了火險；現時我是爲着要求賠償損失而來的。」

伊恐怕人家誤會伊發生奢望，還添上兩句：

「我祇要求您給我補一個新衣子。」

這可把經理窘了，說道：

「但是……馬丹，我們不是開雨傘店的人。我們不能負這種修理雨傘的責任。」

這個矮小的婦人，覺得道理到他身上來了。覺得應該奮鬥，於是伊便奮鬥起來！伊沒有恐懼心了，說道：

「我只要求修理的價值。我自己能夠去辦。」

經理人好像糊塗了，說道：

「真的，馬丹，真是不多。不過人家從沒向我們要求這樣微細的賠款。我們斷不能照付，請你思索罷，譬如手帕，手套，掃帚，破鞋子，一切小物件，這都是每日放在外面，逃不了火燒的。」

伊不覺面紅，怒從心起，說道：

「但是，先生，去年十二月，因為煙囪走火，我們至少損失五百佛郎；倭雷衣先生，一點兒不會要求賠償；今天公司賠償我的雨傘，也是應當的事。」

經理猜着伊說謊，不免微笑地說道：

「您直說罷，倭雷衣先生對於五百佛郎的損失，一點兒也不要求賠償，現在爲着修

理雨傘的五六個佛郎，倒反來報告，這是很可怪的事。」

伊一點也不驚慌，於是答道：

「請恕我，先生，五百佛郎的損失，是屬於倭雷衣先生的錢袋內的，至於這十八個佛郎的損失，是屬於馬丹倭雷衣的，這不算一樣的事。」

經理看見他既然不能推開這個婦人，並且徒然把光陰耗去，於是帶着退讓的神情問道。

「請您把怎樣成災的情形說給我聽。」

伊覺得已經得了勝，便著手陳述道：

「請聽罷，先生：我有一只擱雨傘和手棍的銅架子，在大門邊放着。有天我回家的時候，就把這東西擱在架內。我應該告訴您，這架子上部有一塊板子，是供安置洋燭和火柴用的。我伸手取了三四根火柴，拿一根一拈誰知斷了。我再拈第二根，立刻燃了，卻又立刻滅了。再拈第三根，誰知也是一樣。」

伊說到這裏，經理用一種思想家的口吻將伊的話頭打斷道：

「那末這都是政府製造的火柴嗎？」（法國火柴歸政府製造專賣——譯者）

伊不懂這個意思，依然繼續陳述道：

「這是自然，到了括到第四根。那纔得了火了，於是我便點燃洋燭；末了我進房安寢。但是到刻把鐘之後，覺得有點燒焦了物件的氣味。我咧，我永遠爲得火喪了膽。唉！倘若我們遇着災害，就不能再說是我的錯誤，自從遇見我剛纔告訴你的那次煙囪走火之後，一直沒有見過。我所以立時起牀，我出了房，我尋覓着，我和獵犬一樣，四處聞嗅，末了纔看見這兩傘燒着了。這大約是因爲掉了一根火柴進去的原故。現在你看見他是一種甚麼情形……。」

經理的主意已經打定了，便問道：

「這種損失，你估多少呢？」

伊含笑一會兒，不敢確定數目。末了裝着大度說道：

「請您叫人修理罷。我再到您手中來取。」

他立刻拒絕道：

「不行，馬丹，我不能照辦。您要求多少，請您告訴我罷。」

「但是……我覺得……這樣罷，先生，我不想賺您的錢。我們去試，我把這雨傘拿到安配又好又堅實的綢衣子的傘鋪裏頭，以後再拿發票給您取款。這行嗎？」

「很好，馬丹，就這樣辦。我寫一張通知出納課付款的條子給您，那裏有人償還您的用費。」

於是他便寫了一張片子給馬丹倭雷衣，伊伸手接着，道了謝即便走出門，恐怕經理變計，所以心中急於走出。

伊現在歡歡喜喜的上了街了，預備尋找一家氣象時髦的雨傘店。等到得了一家華美的，便走進去。安安穩穩說道：

「這裏是一把要換綢衣子的雨傘，要頂好的綢衣子。請您拿最好的裝上去。我決不

葉泊桑短篇小說集

願借價錢。

隱者 (L'Ermitte)

我和許多朋友在一個介乎卡恩（法國東南濱地中海的名城——譯者）和拉普爾兩城中間的平原，看見個住在綠陰匝地的石屋中隱者。

回來的時候，我們談到那些現今已經絕跡而在古代則率見不鮮的奇特隱者。並且我們探索精神上的原因，研究逼迫人們到這種寂靜境界的傷感的種類。

忽然我們同伴中，有一個說道：

——我認識兩個隱者：一個男的，一個女的。女隱者現在應該還存在。五年以前，伊住在果爾士島（法屬地中海的島——譯者）的一座荒山頂上的破屋中，和附近的一切房屋相離，約在二十公里左右。伊同一個女僕相處，我曾經去會過。伊恭恭敬敬地款待我，並且很週到。伊一定是交際場中一位出衆的女子，但是我既毫不知伊的來歷，也一點不能猜度。

至於那位男子，我可以把他的不快的際遇述給大家聽聽：

我們回頭瞧瞧。你看見那座在拉善爾之後和艾士兌高峯之前的樹木森然的高山嗎？那山當地喊他做『蛇山』。這位男隱者，就住在這山頂一個古禮拜寺中，這話有十二年了。

我當初聽見有人說他，我就決計想和他結識，於是那一天在三月天氣的早晨，我騎着馬由卡恩出發。到了拉善爾，我把牲口寄在客店中，便徒步向這座圓錐一般的山上走。

這山差不多有一百五十公尺至二百公尺高，滿山種着清香撲鼻的樹木。地面是一種和石頭相類的硬泥，在石子和野草中間，許多無毒蛇出沒不絕。所以這個「蛇山」混名，實在名符其實。有時在陽光下的斜坡上經過，這種爬蟲——蛇——彷彿就在您腳下生活，他們簡直多得使我們不敢走動，使我們發生一種奇特的障礙，這是一種神祕的畏懼，卻不能算恐怖，因為這種衆生，是不傷人的。我在這座蛇族蕃殖草木芬馥古寺作鎮的山中攀登時，很受過這奇特的感覺。

這禮拜寺，到現在還依然如故。有人也把他從前的情狀對我說過。因為我不願使我的心緒惡劣，所以也並不多加考求。

有天清早，我藉着欣玩這地方的風景爲名，便攀登到山頂。果然我看見古寺的圍牆和一個坐在石上的人。這人的年紀，不過是四五十歲光景，頭髮雖然全白，鬚鬚卻還是黑的。他抱着一只貓，在膝頭上撫弄，彷彿沒有向我留意。我繞着這荒寺走了一轉，看見他住的那部分，由草和樹枝間隔着，於是我又走到他的跟前來了。

這處的遠景，真是幽絕。右邊艾士兒尖頂高峯，突兀得異樣，更遠一點，就看見一直綿延到意大利的灣港無數的海岸；對着卡恩的那一方，便是碧綠平坦如同浮在面前的萊陵島，島的後部寬闊地方，有一座雉堞圍繞的古城，在波濤中露着。

再向那一碧無際的河邊森林望去，那些白色別墅如同無數的雞蛋，在水邊排列；亞爾帕司山脈也在那裏堆疊而起，山頂還依然被積雪籠住。

我不禁自言自語道：「了不得，這真是絕景。」

那人擡頭向我道：「是的，不過到了鎮日看着這個的時候，又覺得單調了。」

那末這位隱者，他是肯講話的人，肯談論的人，覺得煩悶的人。我便和他結識。

這一日我沒有久坐，並且我只想尋出他的厭世思想的色彩。他使我動了一種感觸，覺得他是人類中一個疲倦了的，甚麼興味都懶了，此外還抱着一種不可救藥的悔悟和憂悶。

談了半點鐘，我便離開他了。但是過了八天，我又再到他那個地方，隨後第二個星期

還去了一次。以後便每星期如此了；不到兩個月，我們居然成了朋友。

有一天在五月杪的晚上，我自信時候到了，於是帶了飲食，邀他同在蛇山上夜膳。

這是一次清香撲鼻的法國南方的良夜。這地方百姓種花，如同北方的百姓種麥一樣，一切供給婦人肉體和衣服用的香水，都是這地方製造的，還有時那種滿園滿山的橘樹香味，尤其使得老饕夢想。

我那位隱者，露着滿面笑容接待我；他承認了同我夜膳。

我請他喝了一點酒，他對於這個久已失去習慣了；他這時興致勃然，便和我談到他過去的歷史。他使我窺破他從前常常在巴黎居住，過一種有興趣的未婚男子的生活。

我陡然問他道：「您一人在這山頂棲息是甚麼新奇理想？」

他立刻答道：「這因為我受了一種男子所不能受的不快的激刺。但是我何必瞞着您？這也許使您替我叫屈！我從來沒有對別人說過，並且我願意知道別人對於此事的感想，和他們怎樣來批評。」

「我生於巴黎，育於巴黎，長於巴黎。我父母遺給我每年幾千佛郎的進款，並且因爲有人維持，我得了一個使我致富——爲着未婚的少年——的安逸位置。

「自從我弱冠時，我就守着未婚少年的生活。這種生活您一定知道。自由的，無家庭的，決計永不娶合法妻子的，我有時對於這女子守住三四個月，有時對於那個又守住半年，有時並沒有伴侶，只在那些待租待售的小鳥兒羣中，隨時隨意占住。

「這種無聊的——您也可以說普通的——生活，於我很合脾胃。很能滿足我厭故喜新並蓄兼收的性情。我雖有潔淨的住所，然而總在熱鬧街市，戲園和加非館過我的生活，鎮日在外不歸，差不多和沒有房子住的人一樣。在生活之中，我是如同瓶塞木頭一般到處漂游的無量衆生之一，巴黎的界牆就是這無量衆生的世界的界牆，他們甚麼也不愁，甚麼也不顧慮。我那時是一個大家所謂無毀無譽的未婚少年，並且我覺得這個名稱是正確的。

「那末我由二十到四十歲的生活，就這般說快就快說慢就慢毫無憂慮地過去了。

因爲巴黎的單調的毫不成紀念的歲月，走得很快，在這種長久迅速光陰之中，吃喝歡笑竟莫名其妙，由少而老，對於大家做的事情一點也不會做：毫無聯絡，毫無根據，差不多連親友妻子都沒有！所以不知不覺我就到了四十歲了；爲着慶賀生辰，我獨自在一家大酒館內，安排一頓精美的夜膳。我那時已經是一個世上離羣的人，認定那天離羣自祝是有趣的事。

「飯後便盤算應做的事。我也想到戲園走走；後來忽然發生一種到拉丁區（巴黎學校最多的區域——譯者）遊玩的理想，那地方是我從前學法律時住過的。」

「我便穿過巴黎的中心，無意中走到一家，有女堂館的皮酒店內。」

「那個伺候我的座兒的女堂館，是很年輕的，很俊俏的，很和藹的。我便邀伊喝一杯，伊立刻承受了。伊在我對面坐着，不知道伊伺候的是一種什麼男子，雙眼不住流動地瞧着我。這是一個頭髮微黃的女子，鮮潤和薔薇一樣，豐肥得把衣襟襯成圓圓的。我向伊說了一些大家向這類人說的打趣裝癡的話；因爲伊真是風致翩然，並且又是慶祝我的四

十歲，並起了一種引伊……的意思。這並不費時間也不費事，伊說伊兩星期以來，已經自由……並且伊承認到店中事務完了，先和我到公共菜場吃宵夜。

「因為我恐怕伊爽約，——未來的事，既永不能先知，並且在皮酒店中，何人要來，何種風聲可以轉到女子腦筋之內，更不能預料，——那末就一直坐着相候。

「恰好我那時也是自由的，約莫已經有了一兩個月，於是一面由這張桌子看到他張，去聽這個初入風塵的小鳥兒，一面自己盤算，倘若我和伊訂個短期契約，豈不甚好。我告訴您，這本是巴黎男子生活的日行通俗事業的一件。

「這宗猥褻的詳情，請您恕我不述罷；凡是不用詩興愛人的人，他們選擇婦女，不過和在屠房內選擇肋條肉一樣，除了肉的質地以外，什麼事都不管。

「後來我便同伊到伊家中去了，因為我很敬愛我自己的枕席。伊的房間，是一間女工住的小屋子，雖然潔淨，但是瀟索，高高位置在五層樓上面，我便在那裏甜蜜地過了兩個鐘頭。伊，這個小鳥兒有一種依人的嬌態和稀有的和藹態度。

「因為我要離開了，我和這在牀休息的女子約了下次會面的日期，便走到火爐的櫃子之前，拿一份照例的贈品放在上面；我無意之中，看見一座圓形的掛鐘，兩個花瓶和兩個照相，這照相有一個是用很老的法子留在玻璃上的。我不知不覺地伸着頸子去瞧那照相，我頓然發呆了，驚得我索解不得！這是我的小照，我少年時拍的小照一個，那時我正在拉丁區過我的學生生活。」

「我立刻拿着細看，我果然沒有弄錯，不禁暗自發笑，這東西真是料不到的和奇特的。」

「我問道：「這位先生是誰？」

「伊說：「這是我不會見過面的父親。母親給我這小照的時候，叫我好好保存着，並且說這或者有爲我發生用處的那一天……」

「伊停住一會，卻又笑了，接着便說：「我真不知有什麼用處。我想他斷乎不來承認我。」

「我心中陡然跳得和馬蹄飛奔一樣。我便把小照依舊歸還原處，自己茫然把口袋中的兩張一百佛郎的鈔票放在上面，於是走了，一面便高聲說道：「歇兩天再見，我的心肝。」

「我聽見伊答道：「星期二呀！」我那時已經由黑暗的胡梯下樓了。

「等得我走到街上，纔看見下雨，便隨便向一條街上大步兒走。

「我這時真弄得糊塗了，狠命地記憶也許有這事嗎？——是的。——我忽然記得有一個女子，在我和伊斷絕關係一月之後，伊曾寫信給我，說伊由我懷了姙。我登時把這信撕了燒了，並且一逕忘記這椿事。——我先應該在那女子的爐檯上看看我那妻子的小照，但是我能夠認得嗎？因為我覺得那小照上彷彿是一個老婦人。

「到了河邊，我看見一張靠椅；於是我就坐下。雨漸下漸大。有些來往的人都撐着雨傘。我覺得人生是可厭的，可惡的，可羞的，慘酷的，污濁的和不能自省的！我的女兒……我剛纔算是占了我的女兒了……並且在巴黎，在這個黑暗污穢愁慘的巴黎，那些門戶緊

閉的房屋之中，什麼養漢子，血族亂婚和強姦年幼的事，差不多遍地皆是。我記得有人說，在巴黎的橋上來往的人，都是污濁的。

「我在無意中，做了一件比這些卑劣動物還要卑劣的事。我曾經鑽入我女兒的被中了。」

「我那時竟想投水。我瘋了！我糊糊塗塗過了一天，在家中思索此事。」

「於是我就照着我覺得頂妥善的辦法做；我託我的律師把這個女堂倌叫了去，說有一個朋友要打聽伊的母親是在怎樣一種情形把這個小照給伊，何以還說這是伊女兒父親的小照。」

「律師照着我的委託行事。纔知道這小照是伊的母親臨死時給伊的，說這是伊父親。並且在送終的牧師跟前，把我的姓名說出。」

「那末依然用這個無名朋友的名義，我把我財產的半數，給了我的女兒。差不多有十四萬佛郎光景，但是伊只能使用子金；於是我就把我的職務辭了，現在就在這裏。」

「我路過這處地方，尋着了這座山，便在這裏棲宿了，我也不知道要棲宿到什麼時候……」

「您對於我所經過的事，作什麼感想呢，先生？」

我和他握握手，向他答復道：

「您這宗辦法，就是您應做的事。世界上有許多人，並不注重這種可嫌的偶然之事  
呵。」

他說：「我也知道，但是我，我那時簡直瘋了。我覺得我的魂靈，比別人的要有知覺些，這我毫不疑惑。並且我見了巴黎，就發生恐懼心，如同迷信宗教的人恐懼地獄一樣。我受了頭腦上的打擊，如同路上行人，受了磚瓦的打擊一樣。這些時候，漸漸好些了。」

我和他分手，他這種故事，使我鎮日不寧。

後來，我還和他會過兩次，以後我便離開了蛇山，因為過了五月杪，我永沒在南方住過。

第二年我再到那裏，那隱者已經不在蛇山了，並且從來沒聽見有人說他。這就是我的男隱者的歷史。

旅行中 (En Voyage)

我們的火車，從經過卡恩的車站以後，客位兒已經滿了；差不多大家都是認識的，那末就談論起來。等得到了達拉司貢城，有人說：『就是這個地方，新近出了一件命案，』於是大家又談這個兩年在逃，到現今還在旅行過活，神祕不可捕捉的凶犯。這一班旅客，便各人宣布各人的揣測，發表各人的意見；還有些女客，看見窗外的夜色到了，不寒而慄地

想著，以爲立刻可以看見一個人頭在窗口發見。大家又述了許多可怕的遇合，火車上和瘋子或面目可疑的人對坐，這類的歷史。

每一個人都有一二件故事，表示他的榮耀，各人在那些可駭的境遇中，都曾經用過急智和奇勇，驚退了打倒了並且縛住了多少歹人。有一位每年在法國南方過冬的醫生，在輪到他的檔兒時，便述了一段故事。醫生說：

——我呀，我從來沒有機會，在這類事情之中，練習我的勇氣；但是我知道一個已經作古的婦人，我的顧客之一，伊曾經遇過世上最奇的事，並且這事也算最神祕的和最風流的！

這是一個身長玉立儀態萬方的俄國女子，人家稱伊做柏羅子爵夫人。你們要知道俄國女人總是美麗的，有了伊們的細而長的鼻子，細巧的嘴巴，顏色變化的眼睛，冷而脆的神顏，至少我們總也覺得伊們是俏皮的！伊們的性情，既乖僻又風騷，既傲慢又和藹，既嚴肅又溫柔，完全合着法國人的口味，澈底說來，也許僅僅由於種族和派頭的不同，竟使

我對於伊們引起許多觀念。

子爵夫人的醫生，在好幾年之前，就認定伊爲一種肺病所困，勸伊來法國南方調養；但是伊毅然不肯離開聖彼得堡。末了到了去秋，醫生斷定伊已經到了不可救藥的境界，便知照伊的丈夫立時送伊到芒東（法國南方濱海的地方，尼司卽其首市——譯者）

伊上了火車，獨自一人坐在特別車箱之內，伺候的人，都在別的房間裏。伊靠着車窗坐下，心中不免有點寂寞，瞧着無數的田原和村莊，也似一般地過去，自己覺得完全和世界上隔絕，完全在生活中失敗，既無兒女，又無父母，只有一個愛情已絕的丈夫，他把伊一人送往天涯地角，如同我們把病了的僕人送到醫院一般，自己並不伴着同走。

每過一站，伊的男僕伊萬就到特別車中，問他的女主人需要什麼，這是一個盲目地盡忠的老僕人，只知道盲目地服從伊所給的命令做事。

天色漸漸晚了，火車開着最大的速率飛跑。伊心中過分地焦燥，簡直不能安眠，忽然伊動了一種數點伊丈夫在分手時給伊的法國金錢數目的念頭，於是拿着小皮包打開，

把光彩燦燦的金波，向伊的裙幅上倒出。

忽然一線寒冷的空氣拂着伊的面目。伊不免驚駭，擡頭一望，那車門正在那裏移開。子爵夫人便手足失措了，一面急忙取了圍巾，把裙幅上的金錢遮住，一面等着。幾秒鐘後，一個男子露出來了，頭赤着，手傷着，氣喘着，身上穿的衣是晚禮服，他把門閉好，就坐下了，兩眼閃閃灼灼地瞧着子爵夫人，然後用手中巾把他鮮血淋漓的手掌裹住。

這青年的婦人，完全被恐懼心罩住了。這個男子一定看見伊數點伊的金錢，他一定是爲着謀財害命纔到這兒來的。

他目不轉睛瞧着伊，氣喘著，眉蹙著，伊以爲他一定是預備來撲伊。

他忽然說道：

——夫人，不要怕！

伊一字也不答復。簡直驚呆了，只覺心跳耳鳴。

他接着說道：

——我不是一個歹人，夫人。

伊永遠一字也不提，但是伊驟然把膝頭並合，那裙幅上的金錢，便和屋露水一般，流到地毯上了。

那男子看着這種金錢的露水，不免驚呆了，於是頓然屈著腰，向地下來拾。

這可把伊駭倒了，伊便立起，把身上的財產通通扔在地毯上，一面向窗口走去，預備向軌道跳下。但是他懂得伊要去做什麼，立刻向前，雙臂將伊抱住，把伊放在對面坐下，卻仍然用手扶著。說道：

——請您聽罷，夫人，我不是一個歹人，那件事的證據，就是我要把這落在地下的金錢，拾好還你。但是我是一個限於絕境的人，倘若您不扶助我出境，我便自認是已經死去的人。此外我不能向您多說了。一點鐘以後，我們就到了俄國邊境最後的車站；一點二十分鐘以後，我們便超過俄國的境界了。倘若您不救我，我便絕望了。夫人，然而我並沒殺去，沒有搶劫，也沒有做不要臉面的事。我可以向您發誓。此外我再不能向您多說傍的了。

於是他便跪在地上，拾集金錢，連座兒下面都爬了進去，把他通通收齊，等得小皮包重新盛滿了，他默然交給他的同車女客——子爵夫人，然後再向對面的角上坐下。

他們都坐著不動。靜默的伊依然被恐怖心制住，不過漸漸減輕一些。他也筆挺地坐著，手足身體毫無動作，兩眼發呆，臉色青得和死人一樣。偶然，伊用迅疾而立刻折回的眼光，向他瞧一下。

這是一個三十來歲年紀上下的人，容儀偉壯，帶着一副純粹上流人的外表。

火車吹著尖銳的汽笛，在黑暗境界中走著，有時減去速率，一會兒卻又快了。忽然運動漸漸又慢了，汽笛連叫了幾回，便完全停住。

伊萬走到窗口，等候女主人的命令。

子爵夫人向這位奇異的同行者瞧了最後的一回，顫着聲音，急急地向伊的僕人說道：

——伊萬，你回去伺候子爵罷，我這裏什麼也用不著你。

那老僕人聽著兩眼瞧著，說道：

——但是……

伊接著說道：

——不行，你不必來，我換了主意了。我要你蹲在俄國，拿去罷，這是你回去的盤纏。你把你的帽子和外套留在這裏。

那老僕人失了主意，只得把帽子除下，外套脫下，一言不發地服從，因為他對於主人的燥急的脾氣，不可抵抗的氣概，向來習慣了。於是兩眼包滿眼淚走了。

火車又開了，向著邊境進發。

子爵夫人向他的同行者說道：

——這些東西，都是替您預備的，先生，您現在就是我的僕人伊萬了。我卻要定一個條件纔能應許您：就是您永遠不要和我說話，不要向我提一個字，謝也不用道，什麼不用說。

那個不知姓名的人向伊鞠躬，一句話也不說。

一會兒火車又停了，穿著制服的官吏，到車內點查。子爵夫人拿出幾張紙給他們瞧，並指出坐在車子角上的人說道：

——他是我的僕人伊萬，他的護照在這裏。

不久火車又開了。

這一夜他們靜悄悄地相對坐著。

天明了，火車在一個德國界中的站上停著，那不知姓名的人下去了，站在窗口向子

爵夫人說道：

——請恕我，夫人，我現在不遵守先頭的條件；但是我奪去了您的僕人，自身卻站在這個位分。請問你沒有什麼事用著我嗎？

伊冷冰冰地答道：

「請您找得我的女僕來。」——他立刻去尋那女僕。隨後他竟不露面了。

伊後來在停車之時，也偶爾到站上酒排間坐坐，伊總看見他遠遠地瞧著伊。後來他們一齊到芒東下車。

醫生說到這裏，停止住幾秒鐘，然後纔繼續說道：

——有天我正在診病室接待我的顧客們，我看見一個高大的少年進來向我說道：

——醫生，我是特地爲著打聽柏羅子爵夫人的消息到這裏來的。伊雖然不認識我，我是他丈夫的朋友。

我說：

——伊已經不可救藥了。伊斷不能復回俄國。

於是這位少年不覺失聲哭了，連拐帶跌地和醉漢一般走了出去。

那天夜晚，我告訴子爵夫人，說有一位不知姓名的人向我探聽伊的健康。伊彷彿很像感動，就把我剛纔說的這段故事說給我聽，並且說道：

——這個我絕對不相識的人，現在和我的影子一樣地跟著我，我每次出外，就遇見他；他用奇特的神味瞧著我，但是他永沒有和我說過話。

伊出了一會兒神，繼續又說道：

——瞧罷，我猜他現在一定在我的窗子外面。

伊從著睡椅上站起，走到窗前把窗幃揭開，果然把剛纔會我的那個男子指給我看，這時他正在散步的道路上的長櫬上坐著，兩眼瞧著子爵夫人住的旅館。他看見我們，便立起走開，連頭也沒回轉一次。

於是我便從傍窺透了一件可驚的和可痛的事，窺透了這兩個彼此都不相識的生命的啞愛情。

他用著被救的，感恩的，至死不忘衆生的至誠愛伊。他知道我猜著的這件事，便每天向我問：『伊的現狀怎麼樣呢？』並且他看見伊一天比一天瘦，一天比一天沒有血色，不免放聲痛哭。

伊有一次向我說：

——我和這奇異的人，只說過一次話，然而我認識他，彷彿有三十多年了。

他們相遇的時候，伊總用莊嚴而矯治的微笑，報答他的敬禮，我覺得一個人像伊被這種敬佩的有恆的詩意的和至誠的愛情籠住，真有幸福。然而伊卻保持伊的高傲的固執性，對於接待他，以及通姓名談話等事，通通拒絕。伊說：『不行，不行，這樣要傷我們的特別友誼！我們應該彼此在不相認識的境界中守著。』

在他一方面，他一定也是『董奇領特』（爲愛情而專犧牲本身的人——譯者）——  
一路的人，因爲他從不想一個和子爵夫人接近的方法。他只願到底堅守他們在火車上立的那個永不和伊談話的謬誤的然諾。

在伊病魔纏著的又長又苦的時間，我常常從睡椅上走到窗前，把窗幃掀開看他是  
否在窗下坐著。等到伊看見他呆呆地坐在長櫈上之時，伊總帶微笑，再重新來安睡。

有天早上，伊在十點鐘光景死了。我剛好的從伊旅館出去，他向著我走來，滿臉戚容，

他已經知道這消息了。他說：

——我想和你去看伊一回。

我便挽著他的胳膊一同進去。他到了牀前，握住了伊的手，用一個長久的吻親著，隨後他好像小偷兒一般地跑了。

醫生又重新歇了一會，然後繼續說道：

——瞧罷，這一定是我所知道鐵路旅行的最新奇的遇合。我們也應該說人類總是奇奇怪怪地被迷者！

這時車中有一位女客低聲說道：

——這兩個冤家並沒有您所擬議那樣地狂迷。他們是……他們是……

但是這女客不能再說，伊已經嗚咽不能成聲了。於是大家只得換了別樣的談話去使伊寧靜，所以大家也不會知道伊想說什麼。

孤兒 (L'Orphelin)

蘇士姑娘在愁慘的環境，早就撫養了這孩子。他那時正是三十六歲，而伊的殘廢情形（伊在孩童時代，從伊乳母的膝頭，滾到火爐上面，因此把伊的面孔灼成了難看的樣子）使伊決定不嫁，因為伊不願意使人爲着伊的金錢娶伊。

他有一個懷著遺腹子的隣居寡婦，因為生育死了，並且一個銅蘇也沒有留下。蘇士

姑娘便把這新生的孩子收留了，給他雇奶娘，教他讀書，把他放學校裏寄宿，後來到了十四歲，伊仍然接他回家，覺得伊在空洞的房子之中，如此便有個把人和伊親愛，娛伊的晚景。

伊住在一所離雷恩城十二里地方的莊屋中，這時並沒有用僕婦。自從這螟蛉子到了家中，用費便增了兩倍，每年三千法郎的入款，不能支持養活三個人的用費了。

伊自己管理家務和烹飪，卻叫那小子供奔走和種植園藝的事情。他的性情是柔和，羞怯，沉靜，和親熱的。當他和伊接吻而不驚訝伊的醜惡面目，伊就覺得感受了一種深遠的愉快，一種新穎的愉快。他叫伊做「姑母」，看待伊和母親一樣。

夜間，他們倆都在火爐傍坐著，伊預備下許多可口的東西。伊暖一點兒酒，烤一塊兒麵包，這是他們安寢前一頓很舒服的點心。伊時常把他抱在膝上，把臉偎著，向他的耳邊講些非常親熱的字眼。伊叫他做「我的小花兒，我可愛的孩子，我傾倒的安琪兒，我的寶貝。」他隨伊溫溫和和地做去，並且把腦袋藏在伊的肩項中間。

他這時雖然有了十五歲了，但仍然是矮小脆弱的，帶著病容的。

有時蘇士姑娘帶他到城裏，去看伊那已經出嫁的兩個遠房姊妹，這就是伊唯一的親族。因為財產繼承問題，這兩個姊妹對於伊撫養這個孤兒，常常怨著，但是仍然親熱地接待伊，因為還希望各人得一股兒，倘若蘇士姑娘把遺產勻作三股，每股定是三分之一。伊是快樂的，很快樂的，時時刻刻照顧著伊的孩子。伊買許多書，給他增進智識，並且他也能歡歡喜喜地讀。

現在夜間，他不像從前那樣爬到伊膝上去纏了，但是卻活潑潑地坐在爐傍的小椅子上，並且把一本書攤開，放在小桌子邊的火油燈，正在他的頭上照著那捲了的頭髮，和額頭的一部份；他身體也不動彈了，眼睛也不擡起了，專心看書，把自己完全鑽到書上故事裏頭，好像消滅了一樣。

伊在他對面坐著，用熱烈而固定的眼光瞧著他，時常看見他那種出神樣子，不免因驚而妬，連眼淚都氣出來了。

伊時時一面向他說：『你會疲倦呀，我的寶貝。』一面卻想他擡起頭，走向伊身邊來擁抱，但是他簡直不回答，他沒有聽見，他沒有懂得，他除了在書上着見的東西以外，什麼也不知道。

兩年經過，他看了無數的書，他的性情變了。

他接連問蘇士姑娘要了幾次錢，伊都給了他。因為他愈要愈多，伊末了就拒絕了，伊是一個守秩序有毅力的人，並且知道到了必要的時候，非依著理性做事不可。

有天晚上，他極力向伊要求，得了一筆大的數目；但是過了幾天，仍然重新來要，於是伊拿出嚴正的樣子給他看，並且始終不認。

他反露出服從伊的神氣。

他依然和從前一般地安分守己，整整幾個鐘頭坐著不動，雙眼低垂，在沈思的境界中埋著。並且不和蘇士姑娘說話，有時伊向他詢問，也只用幾個簡單正確的短語答復。

然而他對於伊，始終是柔和的，很服從的；但是他從不和伊擁抱了。

現在到了晚上，他們在火爐兩邊對面沈靜緘默地坐著的時候，伊有時不免恐懼。有時爲得排除這種沈悶得和黑暗森林一樣的境界，伊總想使他振刷精神，隨便談論些什麼。但是他彷彿和不會聽見一樣，等到伊向他接續說到五六回，他還一字不答的時候，伊便像可憐的婦人不住地滿身發抖。

他有什麼事呢？在他的神祕頭腦中過了些什麼事呢？等到他這樣地向伊坐了兩三點鐘的時候，伊自己以爲自己瘋了，總預備跑開，預備走到原野去避開這個墮而冗長的對坐，和一種伊已經覺得而未會懷疑的危險。

伊時常一人私自哭泣。

他有什麼事呢？伊有時要他做點事，他便一言不發替伊執行。伊有時要往城裏採辦些東西，他立時照辦。所以伊對於他毫沒有抱怨的地方，一定的，然而……

一年又過去了，伊覺得在這少年的神祕腦經中，起了一種新變化。伊發見了，覺得了，猜著了。怎樣呢？無關重要！伊自信伊並一點也不會錯誤；但是伊卻不能說出這個奇特少

年的渾沌思想，已經變遷而成了甚麼。

在這時候，伊覺得他是一個陡然得著一種解決方法的索性多疑的人。因為伊在某一天晚上，看見他用一種伊所素未認識的異樣的目光注視伊，所以伊有了這個理想。

此後他不住地向伊的面目觀察，於是伊簡直想躲藏起來，以避這種釘着伊的冷眼。有時整晚這般釘著伊，直到伊瞧著他說話時，纔轉開去，伊用力說：

——孩子，不要這樣地瞧我罷！

於是他把頭低了。

只等伊一轉背，伊覺得他的眼睛重新又釘在伊身上。伊走到那裏，他用固執的注視跟到那裏。

伊偶爾在伊的小園中散步，伊立刻發見他如同埋伏一般，躲在樹叢裏面；或者伊坐在階前縫整伊的襪子，他便在種菜的園地鋤掘，一面工作，一面不住地狡猾地瞧著伊。

伊便發言問他，但是徒然罷了。伊問道：

——我的孩子，你有些怎樣呢？這三年以來，你完全變更了。我簡直摸不著你的性情了。我請你把你的心中所思想的事都告訴我。

他從從容容用困乏的語調答道：

——我到底甚麼也沒有，我的姑母。

有時伊還堅持地問道：

——唉，我的孩子，答復我罷，我和你說話，你總應該答復。倘若你知道你給我一種甚麼傷感，你必定時常答復我，並且也不會這樣地瞧我。你有痛苦嗎？說給我聽，我可以安慰你……

他一面懶懶地走開，一面支支吾吾說道：

——我到底自信什麼也沒有。

他並沒有十分長高，外表依然是一個孩子，雖然面目的神韻是一個成年人。那種神韻，是無情的，不過卻沒有成熟。彷彿不完全的，不發達的，僅具輪廓的，不自在的。這是一個

不可接近不可測度的生物，彷彿有一件猛進的危險的精神上的工作，正在由他製造似的。

伊。伊驟在臥房內，把門門上，簡直慌的了不得。

伊究竟怕什麼呢？

伊自己一點也不知道。

伊什麼都怕，夜色啊，牆壁呵，由月光中從白色窗幃透進來的影子呵，無一不怕，尤其怕他。

爲甚麼？

伊有什麼可怕的事呢？伊知道嗎？

伊簡直不能這樣地生活著！伊自信有一件不幸之事，一件惡劣的不幸之事威嚇伊。有天早上，伊祕密地出了門，走到伊那兩個住在城中親族家中去。伊喘著氣把這些

事告訴伊們。伊們以為伊發了瘋了，極力安慰伊。

伊說道：

——倘若你們知道他從早到晚那種瞧著我的樣子！他的眼睛簡直沒有離過我！有時我竟想嚷著求救，把隣居喚來，我竟恐懼到這般地步。但是我要對他們說什麼呢？他一點事也不做，只瞧著我。

——有時對你有野蠻舉動嗎？他回話是強硬的嗎？

伊回答道：

——永遠沒有過；我要做什麼他就怎樣做；他並且竟做得很好；他現在是一個有條理的人。我亦不怕了，他心中一定有點事，我確實知道，很確實呀。我不願單獨和他這樣地住在鄉下。

伊們很為驚訝，並說傍人聽了這事，一定以為奇怪，而且無從索解；並且勸伊不要把這恐懼和計畫告訴別人，而對於搬到城中一層，又不勸阻，因為如此，便可以希望伊的遺

產全數轉入伊們手中。

伊們並且答應幫伊賣去這現住的房子，另外在伊們的附近地方幫伊尋找一所。蘇士姑娘便回家去了。但是伊的神經全被這事擾亂了，稍有響動，便生感觸，兩手抖個不住。

伊又兩次和伊的親族商量，決定再不這樣單獨居住下去，伊在附郭找了一所小的房屋，便祕密地購了。

那天星期二早上，契據已經寫妥，蘇士姑娘便利用剩下的時間，去預備搬家事情。

這晚八點鐘，伊乘著在伊房子相距一公里地方經過的公共馬車，到了向來下車的處所，伊便叫車夫把車子停住，自己便下來。車夫鞭著馬喊道：「蘇士姑娘晚安，再見呀。」

伊遠遠地答道：

——「晚安再會，約瑟老頭兒！」

次日早七點半鐘，有個到村裏送信的郵差，看見離大路不遠的小路上，有一灘顏色

還新的血，但想道：『這是什麼醉漢的鼻血呀！』他走不到十來步，又看見一條有血跡的手帕，他便將手帕拾起。手帕是精緻的，這受了驚的郵差，便朝路傍的水溝邊走去，他相信那邊有一件怪東西。

蘇士姑娘躺在一堆青草上。伊的咽喉被刀子割開了。

一個鐘頭以後，警察們，檢查官和別的有職務的人員都圍著屍首考查情形。

那兩個傳來做證人的親族，把這老處女的恐懼和伊最後的計畫都說了出來。

於是孤兒就被拘了。自從他繼母死後，他從早哭到晚，至少從外表看來，他完全淹沒在一種極深的悲痛之內。

有人證明這晚他在一個加非館，坐到十一點鐘纔走。一共有十個人看見他那時候纔出加非館去。

公共馬車的車夫，宣布這被害人是九點半十點之間，在大路邊下車的，那末在這條由大路到伊房子的路線上，這命案至遲是十點鐘鬧成的。

被告人自然就恢復自由了。

蘇士姑娘遺囑，多久就放在雷恩城一個律師手中，這遺囑說孤兒當作合法的承繼人，於是他便襲了全部遺產。

經過許多時候，村莊上的人和他斷絕往來，拿他當做扣在海口的「四十天病船」看待，永遠疑心他。蘇士姑娘從前的住宅，大家都看作可怕的地方。有時大家在街上遇了孤兒，也就避地而行。

但是他總表示他的好脾氣，坦白的性情和和藹的態度，因為大家漸漸忘記那可怕的疑團了。他是慈祥的客氣的，就是遇了最卑下的人，也無所不談。

律師拉莫先生，是他最投契的人之一，他被他的伶牙俐齒感動了，有天晚上，拉莫在收稅委員家中席上說道：

——一個語言流暢顏色和藹的人，在他的良心上，自然不能鬧出這樣的命案。

這種議論一出，在座的人都想了一會，不覺都感動了；他們都回憶這人遇他們時所

談的很長的議論，他大概總是在路邊請他們立定去說他的理論，有時在他的花園前經過，他極力邀他進去；他的說笑話的本事，比警察隊長還強些，並且真能引人入勝，所以雖然討厭他，但是和在一塊兒，總忍不住笑。

於是都開著門讓他出入了。

現在他竟做了他村中的村長了。

勳章到手了 (D'écorsé)

大凡人類降世，從他剛好知道說話和思量之初，就有一種本能，一種嗜好，或者簡單地說來一種強烈的慾望。

薩克勒門先生自從小時，只有一個得勳章的理想在腦中盤著。他十八歲時，只喜歡掛著白鉛做的關內十字勳章，如同別人的孩子頂著軍帽一樣，他母親牽著他手在街上

散步，他滿腔得意，挺著這紅綬鉉牌點綴的小胸脯慢慢地走。

他含糊地讀了幾年的書，卻被中等教育試驗會淘汰了，於是他簡直不知道要做甚麼事；末了，他娶了一個俏皮的姑娘，因為他很有一點財產。

他們在巴黎住著，如同富裕的有產階級一樣，只在同等的交際場中來往，但是並不交際場中鬼混，他們因為結識一位有閥員希望的國會議員，並且和兩位師長做了朋友，所以頗自矜持。

但是那種從薩克勒門降生第一日就入了他腦筋的思想，始終沒有和他相離，並且他為著沒有一種可以在他的禮服上佩帶有顏色絲綬——勳表——的權，心中一逕繼續痛苦著。

他在街上所遇的那些得了勳章的人，常使他心上受一種打擊，他憤然抱著嫉妬心在街角上將他們瞧著。有時到了午後閒著的時候，便獨自算著，自言自語道：「從馬德林街走到德羅特街，我看可以遇見多少帶勳章的人呢？」

他慢慢地街上走著，把人家的衣裳留心考察，遠遠地就發見那個紅色小而圓的東西——勳表。等得走到他散步的盡頭時，他很驚訝這種數目，自言自語道：『八個恩榮都尉章和十七個恩榮騎士章。有這樣多呀！拿勳章這樣濫發，真是無聊，我看走回去時，是否也可以得著同樣的數目。』

於是他轉身慢慢地走，不幸每逢到了游人擁擠成羣可以障礙他的尋覓之時，便使他遺忘了一兩個。

他知道那些容易遇見佩勳章的人的區域了。他們總在舊皇宮前聚會、舞臺街不及太平街的多；在大街右邊掛著勳章走的人，超過在左邊走的數目。

他們也常在某幾個加非館某幾個戲院出入。每次薩克勒門見成羣的白髮先生們，在大街的便道上站著，連來往的道兒都受障礙住了時，便自言自語：『這都是一羣的恩榮都尉！』並且想和他們致敬。

都尉們——他常常注意他們——有一種和騎士們不同的神氣。他們的頭角是特

別的，人家覺得他們正式有一種很高尚的莊嚴，一種很發達的威信。

有時薩克勒門怒從心起，憤然反對那些勳章到手的先生們，他覺得對於他們，抱一種社會黨的惱恨。

於是，他走回家時，可被遇著那樣多的勳章氣壞了，正和困於生活的人在飲食店前走過一樣，他高聲說道：『多會，到底，大家給我們把這惡濁的政府洗刷掉？』他的妻子可受驚了，向他問道：『你今天有什麼事？』

他回答：『我對於各處發見的不公道的事，很爲生氣。唉，一八七〇年的平民黨真有道理！』

吃飯以後，他依然又出街了，於是展覽那些出售勳章的鋪子（外國勳章由商店製造，不像中國由政府專賣。——譯者，）他審察那些不同的花樣，各別的颜色，很想一齊取了過來，於是在公開的禮場，在充滿上流人物的宴會中，可以挺著光輝燦爛，彩綬重疊的胸脯，領著成隊的賓客行走，並且胳膊下面，夾著可以折疊的禮帽，從容前進，在那種唧唧

讚美的聲浪和肅然起敬的周圍之中，這真和明星一樣。

可憐，他無論何種勳章的頭銜都沒有！

他獨自說：「恩榮的頭銜，爲著一個不會替公家盡職務的人真是很不容易的。倘若我試著把我造成一個可以得通儒院的騎士章的資格呢！」

但是他不知如何幹法，於是把這件事情向他那獨坐出神的妻子商量。伊說。

「通儒院的騎士章嗎？對於這事，你曾經做了一些什麼？」

他又憤然了，他說：「你要懂得我向你說的話。我正尋找應該做的事，你此時真糊塗了。」

伊微笑道：「對呀，你真有道理。但是我不知道。」

他卻得著一個理想：「倘若你向衆議員羅士南先生談談這事，他可以給我一個好的主意。我咧，你知道我差不多不敢向他直接談到這個問題。這是很慎重的很困難的；但是從你的方面發動，這是就變成很自然的了。」

馬丹薩克勒門便照他要求的話去辦。羅士南承認向部中說項。可叫薩克勒門等得不耐煩了。末了，這衆議員回答，說他應該先行請願，並且呈報他的出身。

他的出身嗎？他連中等教育畢業的證書都沒有。

然而他卻用起功來，預備編一本小書，名叫公民對於教育的權利。因為理想缺乏，竟不能編定。

他便找一種較易題目，居然得了好幾個：最初的就是從視官上教育兒童。他主張大家在貧民居住的区域，專爲兒童組織一種不收看資的戲院。兒童從很幼的年齡，父母便引他們進去，院中用幻燈的法子，使他們得一些人生常識的大概。這可以說是和學校一樣。觀看可以進增腦的智識，圖畫的印象，永遠刻畫在記憶之中。這樣說來，科學都是看得見的。

這不可以從很簡單的方法，再依樣教授世界史，地理，自然科學，植物學，動物學，生理學等等嗎？

他將這冊子付印，每個衆議員各贈一份，每個國務員各贈十份，法國總統贈五十份，巴黎的報館每家贈十份，巴黎以外的報館每家贈五份。

以後他又研究街上圖書館的問題，主張國家製辦許多那種和賣橘子的使用一般的小車，裝著許多書籍在街上來往推動。每人每月有租閱十本書籍的權利，共取一個銅元的租金。

他說：「人民只爲娛樂而動。他既然不向教育走，那末就應該叫教育向他走……」然而社會對於這種主張，一點回聲也不能喚起。他向部中陳述意旨。有家回答他，說正在審查考察之中。他自信定然可得效力，一心等著。然而末了一點消息也沒有。

於是他決定從個人交誼方面運動。他要求謁見教育部總長，卻是一位很年輕而格局很重的參事將他接待，這位參事如同彈弄披雅樂鋼琴一樣，按著一組白色電鈴鈕兒，不住地傳召錄事，公丁，和科員之類，他向求見的人說這事確是在一種好的軌道上走，勸他繼續這種令人注意的工作。

薩克勒門先生於是專心著述。

現在衆議員羅士南很像關心他的效果，常常給他許多高尙而適用的主意。並且羅士南是一個有勳章的人，但是大家不知道從什麼原由這種標識得到他的身上。

他指點許多新的學問叫薩克勒門去研究，並且爲得使他達到有體面的環境，他把他向專心研究深遠科學的學會中介紹，後來又在部中保薦他。

有一天，他走到他朋友——薩克勒門——家中吃午飯（他這幾月以來，常常在這個家中吃飯，）他握著他朋友的手說道：『我剛才得著一個對於你的好消息。國史館有件事情委託你。就是要到法國境內的各種圖書館考查一些東西。』

薩克勒門可喜倒了，連飲食都減量了。八天之後他便起程。

他從這一個城市走到那一個城市，考查書目，翻閱堆在屋閣上蓋滿了灰塵的舊書，圖書館中的人都切齒恨他。

有天晚上，他在羅昂，動了回家和妻子接吻的念頭，原來他有個把星期沒有看見伊

了；他便搭了晚上九點鐘的火車，這車在夜半便把他送到家中。

他原來帶了大門鑰匙在身邊。於是他輕輕開門進內，揚揚得意，以爲這樣地驚駭妻子一下，是很有趣的幸事。伊卻把臥房的門關閉了：這是何等的沒趣！於是他隔著門喊道：『裳痕，我回來了！』

伊大約很驚惶，因爲他聽見伊從床上跳下，並且一人獨自說話，如同夢中一樣。伊忽然向著梳裝室中跑去，開了那室門之後，立刻又關起來，並且赤着腳在房中很快地穿了好幾回，家具上的玻璃件兒都震動了。末了伊才問道：『是你嗎，亞力山大？』

他回答道：『是呀，是我呀，開門罷！』

房門果然開了，他妻子向他懷中一倒，口中喃喃道：『呵！真嚇！真驚壞我！真喜壞我！』於是他便着手寬衣，按部就班地，如同往日做的一樣。並且從椅子上，拿起他那件向來要掛在暗廊中壁上的外套。但是，忽然，他發呆了。那外套的鈕孔上繫了一個紅色圓形

鈕兒——動表！

他念着：「這……這……這外套已經掛了勳表。」

於是他妻子陡然向他一撲，並且從他的手中抓着那件外套，伊說：「不是……你弄錯了……把這個給我……」

但是他仍然抓住一隻外套袖子，並不鬆手，熱中地重三復四地問：「呵！爲什麼向我說罷！這是誰的外套？這斷不是我的，因爲他掛着恩榮勳章！」

伊拚命向他搶奪，瘋瘋顛顛地口吃着說：「信我的話罷……信我的話罷……給我這個罷……我不能對你說……這是一件祕密……信我的話罷……」

但是他動氣了，滿臉都發青了，他說：「我要查明這件外套如何在此地。這並不是我的。」

然而伊劈面向他唾了一聲：「不然，閉嘴罷，放心……聽我說……你的勳章已經到手了！」

這句話可給他一種很大的感動，立刻把外套一鬆，自己向圍椅上一倒。他說道：「我

得……你說……我的勳章到手了！

『是的……這是一件秘密，一件大的秘密！』

伊將這件光榮的衣服，向一個衣櫃中鎖好，顫巍巍面無人色地向他丈夫跟前走去。伊接着說：『是的，這是我給你做的一件新外套。但是我從前發誓不對你說。這要到一月或六星期之後，才能正式公布。要等你的職務完結。你到轉來時自然知道。這是羅士南先生替你辦的……』

他完全軟化了，吃着口說：『羅士南……勳章到手……他使我得勳章……我……他……啊……』

他沒有法子，只好倒一杯涼水喝。

陡然看見一張白的小紙留在地上，這是從那外套口袋中掉下的。他將紙拾起，原來這是一張名片，寫着衆議員羅士南。

他妻子說：『你瞧清楚罷！』

他可連眼淚都喜出來！

八天之後，政府公報載着薩克勒門着給予恩榮都尉勳章，因為特別任務的勞績。

殺人者 (The Assassin)

被告人由一個初次營業的青年律師辯護着，律師說的是：

「這案子的一切詳情，都是無庸推托的了，推事先生們，我的被辯護人，是一位人無閒言溫和羞怯的商店夥計，他爲一種不可思議的憤怒所生的動作，以致將他的東家殺死。先生們，倘若我毫不替他犯罪惡遮掩寬恕，只將這案子的心理分析出來，諸位能見許

嗎？事後諸位再行審判。

「他——姓魯時，名約翰尼可拉——是很有體面人的兒子，他的父母把他造就成一個簡易可敬的人。」

「釀成命案的來由，就是「尊敬」！這是我們今日不甚認識的一種情感，名詞雖尚存在，實力卻已消滅了。我們應該到那些未變舊俗的家庭中，去尋這種嚴格遺傳性，和這種對人對物對感情對信仰的宗教，以及這種不生疑念的坦白性情。」

「設使有人就是被人敬重的，然而也不能在上列的條件成一個體面的，真體面的人：因為敬重人之人，他的眼睛總是閉住的，他不過相信一切罷了。我們的眼睛是向全世界開着的，在這種社會罪藪的法庭度日，一切的罪惡污辱到這裏就擱淺了，我們能窺破一切人類的——從皇族數到掘土的人——卑劣行爲和賤丈夫以及黑幕中的奇男怪女，我們對於有罪者，總用原諒殷勤和藹的態度接待，並且在諸位跟前替他們辯護；倘若我們真愛我們的職業，就應酌量罪惡的大小，用我們律師的同情去對付他，但是我們不

會看見一個可敬人呀。賄賂的活劇，從統治權的首領數到乞丐，我們也見够了，事情怎樣經過，怎樣委身，怎樣賣身，我們知道得太清楚了。甚麼位置呵，官職呵，榮典呵，粗氣點說，一點兒金錢可以相換，乖巧點的，實業的股票也可以做報酬，或者更簡單點，只要女人的一個乖乖就夠了。我們的義務和職業，強迫我們對於甚麼事情都要知道，對於甚麼人都可以懷疑，因為世上的人，都是可疑的；等到我們有時對着一個知道敬重的宗教而將因此變為受難的人，如同坐在諸位跟前的那個殺人者，我們倒很覺驚訝。

「先生們，我們由於嫌惡卑劣和一種自重的情感，因此永不忘情於體面，正同大家不忘情於清潔一樣；但是我們，不能像這個殺人者一樣，心中還藏着盲目的，天賦性和直率的信仰。」

「請諸位讓我述這人的生活罷。」

「他也和別人一樣受過一種分別人類行為的善惡的教育。人家拿善的樣子給他看，就是教他知道甚麼是惡，如同分別白晝和黑夜一樣，他的父親雖不是屬於那些看清

楚了宗教信仰的來源和社會本有認識那分別善惡之必要的極高思想的人，但是眼光總朝着高尚的地方瞧着。

「所以他到了成了之時，便成了一個皈依宗教的，有信實的，慷慨的和有節制的人。他在二十二歲時成家，娶了他的一個表妹。伊既然受過教育，並且性情簡潔，都和他一樣。他得了這麼一個心地坦白的妻子，真是一種不可多得的幸運，就是說伊是世上最可敬和最少的人。他的母親是一個被醇樸家庭的主婦所崇拜的人，這是一件大家最尊敬的事。他對於他的妻子，頗為尊重，和普通家庭略有不同。並且他在一種毫無城府心地爽直和世界分離的清福境界中度日。他從來不知道欺人，也不疑惑傍人可以欺他。

「結婚前不多時，他就加入這個被他新近殺死的郎葛雷先生店中，當出納課的夥計。

「推事先生們！我們由郎葛雷夫人，和伊的兄弟——郎葛雷先生的合資者——以及郎氏一家人，和這店——銀行——的高級店夥的證明，知道這殺人者，在正直服從溫

和有恆和敬重店東各方面，確是一個模範的店夥。

「因爲他這種可做模範的品行，大家用相當的敬意看待他，他在這種禮貌和他的妻子的崇拜的境遇中舒舒服服過着。他的榮譽差不多衆口一詞。

「後來他的妻子因爲害了傷寒病，只有幾天就死了。

「他確實受了一種深沉的悲痛；但這是一種循規蹈矩者的冷靜悲痛。傍人只看見他面色發青，和他傷心所改變的態度。

「於是，先生們呀！他自然流入一種事件中了。

「此人結婚已有十年。這十年來，他永遠享受一個妻子和他相伴的習慣。他對於伊服侍情形，和聲音笑貌，以及婦女們重視的衣衫磨擦之聲，忽而端莊忽而流麗使人忘憂的態度，是永遠不能忘的。由此推到伊持理家政，以及人生的一切容易疏忽而不能欠缺的細微末節，愈使他增加思念。他簡直不能單獨活着。於是因爲消磨這種無盡期的長夜，他便得了一個每晚必到附近皮酒店中坐一兩個鐘頭的習慣。他喊一杯皮酒在那裏喝

着，呆呆的坐着，從煙霧騰騰之中，有心沒相地看着球台上的牙球彼此相逐，漠然靜聽這些打球人的爭論，鄰座的政治辯駁和廳子那頭偶然因顧客的頑笑所發的笑聲。他常常至於因為寂寞煩悶，末了便在座兒上睡着了。但是在他的靈魂和肉體上發生一個不可抵抗的欲望——一個想得女子的靈魂和肉體的欲望；他自己却沒有念到這事，不過每晚到了這皮酒店中，他總在那金黃頭髮的女管賬坐的櫃台跟前站一會兒，他完全是情不自禁地被伊吸着向伊走去，因為伊是一個婦人。

「不到多時，他們說話了，他便得了一個花盡整夜的光陰在伊身邊相伴的習慣，在他這是一個很甜蜜的境界。這女子是一個殷勤和藹的人，因為在這種買賣上，微笑是最合宜的，並且伊對於添酒一事，越添便越高興，這就是使生意發達的法子。但是這殺人者盧日艾對於這個向不認識的女子的結納心，一天勝似一天，伊的一切生活，他是絕對不知道。他專心愛着伊，因為他並沒有看見第二個。

「這女子是很狡猾的，不久便看透對於這個樸實的人，可以弄些手段，於是就尋找

甚麼是弄他的金錢的最好的法子。那末嫁給他，自然是最精密的法子了。

『伊居然不費力量達到這一步。

『先生們，我是否有必要的需要，向諸位說這女子的品行是很不規則嗎？說這種暗伏線索的婚姻，像使伊成一種很無廉恥的人嗎。

『由一種女性詐欺的自然頑意，伊像很有興趣地拿伊的丈夫——這個體面的男子——的辦公室的同事們都引成伊的外遇！我並且說：一切的同事們。我們存着許多函件在此，先生們，這便是做丈夫的向例不知道的一件公開的羞辱。

『末了，這個賤女子爲着容易駕馭的利益，又把店東——郎葛雷——的兒子也引誘上手了，這是一個十九歲的青年，伊從他的思想和知覺兩方面的弱點，便構成一件惡劣的影響。這位向來對於自己店夥垂青的郎葛雷先生，看破他兒子墜入這賤女子的掌握——我應該說是懷抱——之中，便生了一種很正當的憤怒。

『他用錯了手段，直接把盧日艾請了來，用爲人父者之憤怒，把這事告訴他。

「我對於此外的事情，先生們，只要把預審偵查所得的郎葛雷先生臨終親口報告，存在卷中的紀錄向諸位述一遍。」

律師提出報告念道：

郎葛雷先生說：

「我剛好知道我兒子昨天拿了一萬佛郎給這個女子，於是我的憤怒登時超過我的理性了。自然一定，我對於盧日艾的正直品行，從來沒有動過疑慮，但是知道盲目性比有心的錯誤還要危險些。」

「所以我請他到我身邊來，向他說我沒有別的法子，只好請他歇業。」

「他驚惶失措的站立我的跟前，懂得這是甚麼一回事。末了憤然向我要求說明理由。」

「我一面拒絕這種要求，一面說我這辦法是很友誼的。於是他以為我疑心他的操守不謹，不免滿臉發白，並且很白，極力強求我說明理由。從這個理想，他未免勃然並且高

聲爭論。然而因爲我永遠沉默着，他便詈罵我，侮辱我，到了一種我恐怕生出事故的憤怒程度。

「唉，忽而他說了很傷我的字眼，我便傾囊倒篋把這事告訴他。」

「他站着鼓着眼睛瞧我一會；隨後我見他在我書案上拿了我那割包裹的大剪刀，末了我見他舉手向我一撲，我登時覺得有件東西進了我的喉管，一直到我的胸膛上部，當時一點也不覺得痛苦。」

律師把報告讀完，說道：

「推事先生們，請看罷，這就是命案的簡明紀錄，爲着和他辯護，我還用多說嗎？他自然敬重他的繼妻，因爲他從前敬重他的前妻，是很有道理的。」

律師說完之後，推事們便暫時退庭，後來宣告被告人無罪，當時開釋了。

押髮長針 (L'Épingle)

這男子的姓名和他所在的地方的地名，我永不願意說出。這是個遠的地方，很遠的地方，在一個肥饒炎熱的海岸之上。有天我們從清早，沿着一條遍地種植的堤岸和日光籠滿的碧色大海走着。數不盡的野花和浪花，和輕微的浪花，和沉沉如睡。浪花相拂。氣候頗熱；這是一種令人困倦使這肥饒蔭溼的土地發香的熱空氣，正和嗅着草木的芽所

得的滋味一樣。

這天傍晚時，有人告訴我，說我可以在一個住在海角橋林中的法國人家中，找個歇宿的地方。這人是誰？我現在還不知道。這人在這天的十年前到這個地方，買了一些田地，種些葡萄和五穀；他抱着欲望，極力工作。此後歲月疊更，他的田地便增加了，他不住的開闢這未經墾植的肥饒之地，如是他便由這不倦的勞動，積了一份家產。

然而他依然勞動，大家都這樣說。黎明即起，在田地中往來，到夜間爲止，不住的巡邏監察，他很像被一種定見所驅使，一種不可滿足的金錢欲望所牽制，甚麼也不能使他休息寧靜。

現在他像是很富裕的。

等我到了他家中，太陽已經落山了。他的房子果然立在海角尾上的橋林中間。這是一座簡單臨海的方形大房子。

我走近時，一位長鬚的男子在門口立着。我向他行了禮，便向他要求一個借宿的地

方。他微笑向我握手說道：

『請進，先生，閣下和到了家一樣。』

他引我進一間房中，漂漂亮亮用一種交際家的親熱態度，叫一個僕人聽我的使喚；後來他離開時，向我說道：

『到了閣下願意下樓時，我們就可以夜膳。』

果然我們在一塊臨海的草地，相對夜膳。我先和他談論那地方真富饒，真遼遠，真無人知道！他微笑着欣然答道：

『是的，這地真肥美呀。但是一個人對於所愛的地方，總不嫌遠。』

『閣下記掛法國嗎？』

『我記掛巴黎。』

『何以閣下不回巴黎？』

『唉！我總要回去。』

於是慢慢地，我們談到法國的交際社會，巴黎的熱鬧地方和其他的一切。他用內行的口氣，提些人名，喜劇戲院的人行道上的出色人名來問我。他說道：

「現在在多多尼戲園有些甚麼角色？」

「仍然是一班舊人，除去死了的不算。」

我留心瞧着他，我極力記憶追索。我一定在某個地方看見過這個腦袋！到底在何處呢？到底在何時呢？他雖然是一個強毅堅決的人，然而頗像有點厭倦之意。他的金黃色的長鬚，拂到胸部，有時他用手從腮邊搔着，順着勢子滑到鬚尖。頭髮略略脫頂，他有兩道濃眉，和一嘴差不多與頰上毫毛相混的茂密髭鬚。

夕陽已經在我們的後面，墜入海內，放出火也似地霞光。着花的橘樹，在晚風之中，揮發一種濃烈的香氣。他除我以外，甚麼也看不見，他的注視，彷彿從我的眼中和靈魂中，窺探世上馳名見愛的巴黎某區所管的綠陰拂地的便道小影。他說道：

「閣下認識蒲特雷嗎？」

「自然。」

「他已經變了樣子嗎？」

「是的，鬚髮全白了。」

「那個拉蒞達梅戲園呢？」

「仍舊是老樣子。」

「那些女伶呢？我們談談女伶罷。閣下認識女伶緋呂嗎？」

「是的，伊現在很胖了，一世完結了。」

「哎！那末艾絲兒呢？」

「死了。」

「可憐的女兒！難道……您是否認識……」

但是他驟然止住了。後來聲音也變了，面色也發青了，繼續說道：

「不成，我們頂好不談這事，這事令我煩惱。」

後來爲着變動他腦中的步趨，他起來說道：

「閣下願意到裏面去嗎？」

「我很願意。」

於是他引我向屋內走。

樓下房間很大，然而毫無陳設，愁慘得和廢棄了的一樣，桌上堆着許多被幾個在這所大房子內出入不息的棕色皮膚的工人留下的杯碟。兩桿火鎗用釘子在牆上掛着；幾個牆角，都堆着些鋤頭，釣桿，乾的棕葉和許多在進門時隨手放下的東西，預備出門時或工作時可以隨手拾取。

我這居停微笑說道：

「這就是住宅，倘若說是軍犯棲流所，那末似乎還要正確一點！但是我的臥房，要潔淨些。我們向那兒走罷。」

我伸足走進他的臥房，覺得這是一個骨董商人的貨倉，一些奇怪荒爛可做紀念的

物件，滿滿地塞了一屋子，牆上掛着兩張名人的畫片，許多布匹的標本，和刀劍手鎗之類，這些東西的中央，掛着一個金邊白緞心子的鏡架。

我走近一看，不免詫異，原來鏡架中間的上面，嵌着一枝押髮長針。

我居停拍着我的肩膀，微笑說道：

「這是我唯一的貴重物件，我十年來看見的物件。布呂東（法國文學家亨利莫尼艾的小說中所表現的性情虛妄之人——譯者）說過：「這把刀是我一生最榮耀的日子。」我可以說：「這押髮長針是我整個兒的生命。」」

我想找句應酬話答復他；末了還是說：

「閣下曾經爲着一個女人，受過痛苦嗎？」

他陡然答道：

「閣下可以說是我曾經痛苦得和不幸的人一樣……請閣下到露臺上來罷。剛纔有一個已經到了我的唇邊的姓名，然而始終不敢說出，因爲倘若閣下說這人和艾絲兌」

一樣：伊也死了，那末今天我就把我的腦燒毀了。

我們走到露臺，在那裏我們看見在左右兩邊各有一個由高山組織成的海灣。這正是晚霞將散時候，地上只有由天空反射轉來的日光照着。

他繼續說道：

『女伶黎慕兒還存在嗎？』

他那滿腔充塞愁悶的眼光，向我釘着不動。

我微笑道：

『天呀……並且這是現在最美的。』

『您認識伊嗎？』

『是的。』

他矜持一會子，說道：

『很熟嗎？』

「不。」

他牽着我的手說道：「請閣下說點伊的事情罷。」

「但是我對於伊，甚麼也沒有可以說的；這是巴黎最令人魂消和向大家不忘的女子中的一個。總而言之，伊在一種愉快華貴的生活中享受罷了。」

他喃喃的念道：「我愛伊。」彷彿和他說：「我快死了」一樣。忽然他說道：「哎！我們同在一種又可怕又雋美生活過了三年！我幾乎有五六次要殺伊；伊用着剛才看見的那根押髮長針，幾乎把我一隻眼睛刺壞。請閣下看我右眼上的一個白點罷，我們真是互相愛戀！我沒有法子把這種愛情，向閣下陳述，閣下一點也不能了解。」

「我們應該有一種造成兩個心和兩個靈魂雙方突進的簡潔愛情存在；但是一定也有一種昧着良心造成兩個又愛又恨使不能相容的生命的不可分散的結合的殘忍愛情。」

「這女子用三年的光陰，使我破了產。以前我有被伊從從容容吃掉的四百萬佛郎

的產業，伊用一種從眼珠中落到嘴唇上的銷魂微笑，便安然把這數目銷耗了。

『閣下知道伊嗎？伊有幾件不可抵抗的事！甚麼呢？我依然不知道。難道就是伊那種鈎人如螺鑽和入人腦海如箭鏃的藍色眼珠的光波兒嗎？究竟還是要推伊的平淡無奇而引人入勝的微笑的酒渦兒罷，這種微笑和面具一樣，永遠在伊面目上籠住。伊的嬌態態度，從伊的那移步翩然若驚而微作飄蕩姿勢的玉立長身中，從伊的那巧如微笑之音樂而略帶柔曼的聲調中，從伊的那和諧到使人眼醉而永不失其恰到好處的動作中，一步一步地流露出來，竟彷彿是一種芬芳從伊身上自行向外揮發似的！在這三年光陰之中，我在世上只看見一個伊！然而我那時，很覺痛苦！因為遇見伊的男子，總成了伊的外遇！伊爲着甚麼呢？甚麼也不爲着，爲着外遇罷了。等得我發覺了，等得我拿伊當賤婦看，伊便從從容容的招了。伊說：『我們難道是成了婚的嗎？』』

『自從我到了這裏，異常思念伊，末了我明白了：這女子是漫郎攝實戈（法國普雷富所著小說中之蕩婦——譯者）的再世。漫郎攝實戈不能專愛而無外遇，所以把愛情，

歡娛和金錢三件東西，當作一個組成的集合體看待。」

他沉默一會兒，繼續說道：

「等得我把最後一個銅元也爲伊花了，伊簡捷向我說：『您懂呀，我的親愛的，我不能用着空氣和光陰度生活。我很愛您，我愛您比愛甚麼人都深些，但是我應該找生活的法子。窮困和我，斷不能成一個好家庭。』」

「唉，倘若向閣下說，閣下就知道我在伊身邊的困苦生活！我瞧着伊的時候，我殺伊的念頭和吻伊的念頭同時並起，我瞧着伊的時候……我覺得一種狂的熱念，使我張着兩臂想抱伊，又想扼殺伊。伊眼球的內部，有幾點狡猾不可捉摸的東西使我恨伊，也許因爲這層，我才那樣愛伊。伊是女豪傑，險惡迷人的女豪傑，比一切婦人都強些。伊滿腔這樣的性情，裝滿得和毒涎一樣。伊是一個從古以來未有的婦人。」

「請閣下記着，我同伊出門之時，伊對於一切的男子，用一種表示彷彿一見即可委身的眼光瞅着。這使我暴跳，然而也越使我戀着伊。雖然以我和伊的環境，只要伊從路上

經過，甚麼人都可真個銷魂；這是伊的天性，儘管伊有一種恬淡柔和的外儀；閣下知道麼？

「這真是甚麼境界！無論在戲園，在酒館，我眼中總覺得人家占住伊。自從我任憑伊單獨居處以來，果然其他的人竟將伊占住了。」

「於今有十年我沒有看見伊了，我永遠戀着伊！」

他說完這篇話，夜色已經把地球籠滿了。橘樹的香味，和空氣飽和着。

我向他說：

「閣下將來還要看見伊嗎？」

他答道：

「天呀！現在我有許多田地，就有許多錢，一共值七八十萬佛郎。等得百萬的數目滿了，我把一切都變賣掉，便立刻離開此處。這個數目，可以供伊和我一年，舒舒服展一年的花費呀。然後永訣，我的生活便終結了。」

我問道：「那末以後呢？」

僕。」

「以後嗎？我也不知道。這就完了！然而也許向伊要求，請伊收我做一個伊貼身的男

瘋婆子 (La Folle)

唉，看罷！安都臨先生說道：這些山雞，使我記起普法戰爭時代的一件悲痛的故事。我有一個莊子，在可密村，這是您知道的。我住在那邊時候，恰好普魯士人也到了。

我那時有位和瘋子相類的女鄰居，伊的神經被不幸命運的連番打擊所錯亂。伊二十五歲的時候，伊的父親，伊的丈夫和伊的新生之子，在一月之中通通去世。

唉！死亡之神，一經進過這家的門戶，以後便直接的繼續來光降，好像他久已認識門戶一樣。

這位被悲傷震壞的青年婦人，從此就纏綿床褥了，顛狂啼笑，足足鬧了六七個星期。以後一種靜默疲倦的現象，便接着這種可怕的病狀來了。伊和木偶一般的躺着，僅僅勉強知道飲食，和運動伊的眼球。每次傍人想把伊扶起，伊便喊得如同有人要謀殺伊一樣。所以傍人只好讓伊鎮日躺下，到了一定要替伊清潔身體和整理床褥之時，才把伊從床上抱下。

一個老的女僕和伊伴着，不時向伊喂點飲食。唉，在伊的這種失望的靈魂之中，到底有些甚麼？這差不多是傍人永遠不能知道的，因為伊已經不說話了，伊念着死了的人嗎？伊愁慘糊塗夢想從前的紀念嗎？或者伊的死灰一般的思想永遠像不流的水一樣停住嗎？

伊這樣不生不死地過了十五年。

戰事起了；在這年十二月的初間，普魯士的軍隊進了可密村了。

這些事情，我閉目一想，簡直和昨天一樣。那時氣候極冷，連石頭都凍裂一些；當我聽見他們沉重合拍的步聲時，因為四肢受寒，發生疼痛，難於動彈，正在圍椅上靠着。從我的窗中，瞧見他們——普魯士的軍隊——過去。

他們成列不盡地走，運動奇特和傀儡相似，每一個都是相同的。後來司令官把他們分派在居民家中住宿。我家中派來十七個。我的女鄰居——瘋婆子——家中派了十二個，其中一個是營長，是個習氣甚重的獷悍東西。

初來的一晌，他們都是規規矩矩的。有人告訴營長，說那位女鄰居是個有病的人，他也不深究。後來因為永沒有看見伊，便使得他動怒了。於是就打聽病狀；有人便告訴這營長說他的女房東，因為受着強烈的悲傷，已經躺在床上十五年了。他當然毫不相信，並且以為這個瘋婆子因為表示驕傲，不願和普魯士人相見，談話，接觸，所以纔不肯離床。

他便強迫要見這瘋婆子，傍人便請他到伊的病房。他提高嗓子，用普魯士人的音調

說着法國話向伊詢問：

——我請您，夫人，起床下樓，和我的兄弟們相見。

伊翻着兩只失神的眼球，向他看着，但是絕不回答。

他繼續說道：

——我決不饒恕這驕傲態度。倘若您不好好地起床，我很可以想一個法子使您一

人散步。

伊依然不動，彷彿和沒有看見他一樣。

他憤極了，咬着牙齒含默着，表示很厭惡的樣子。一會兒他又說道：

——倘若您不下樓，明天……

一面他就走了。

到了次日，老女僕異常恐懼，預備和伊穿衣；但是瘋婆子嚷着打着。那兵官立刻上來，

女僕向他跪着說道：

——伊不肯，先生，伊不肯。寬恕伊罷，伊是很不幸的人。

兵官覺得也窘住了，雖然憤怒，但是也不敢叫他弟兄把伊從床上拖下，忽然他笑着用德國話吩咐他的弟兄們。

一會兒，大家便看見一羣兵士抬着一床褥子，如同人家抬着傷兵一樣。瘋婆子在這褥子上面，依然靜悄悄地不動，彷彿和傍人不會擾動伊的清睡一樣。後面還有一個人抱着一包女衣跟着走。

於是那兵官搓着手說道：

——我們可以測看，您到底是否一人能够穿衣和散步！

大家便看見這一羣人向着因馬城的林中走去。

兩點鐘之後，那班兵士都空手回來。

此後大家永沒看見這瘋婆子。他們怎樣處置伊？他們把伊抬到那裏去？大家永遠不會知道。

那雪片鎮日鎮夜不住地落下，甚麼田原和樹木，通通被這又冷又白的屍衾蓋住了。沒處覓食的餓狼，有時竟走到居民的門前叫號。

這瘋婆子失蹤的事情，常常使我憂慮，爲得探聽情形，我對於普魯士的軍官們，很費了些手段，我幾乎被他們槍斃。

臘盡春回，駐防的普魯士軍也走了。我女鄰居的房子便從此關閉，只看見門前的草色了。

老女僕已在這春前死去，大家都忘了這件事情，只有我還時常記着。

他們怎樣處置伊？難道伊穿着林子逃了嗎？難道傍人把伊尋着，送到醫院中調養，並且無從打聽伊的來歷嗎？甚麼念頭都不能減輕我的疑竇；但是久而久之，這去來不盡的光陰，竟漸漸安住我心中的憂慮了。

到了這年的深秋，成羣結隊的山雞到了這可密村了；並且因爲我四肢疼痛的病也愈了一些，便一逕向林子走。等得我向荆棘叢中追趕那隻被傷而逃的山雞時，我已經打

了三四隻。那末我只好四處尋找。竟在一個骷髏旁邊尋到那隻被傷的。登時我在胸前，如同被那個瘋婆子紀念擊打一下。雖然那年在林中死了許多別的人；但是我也不知甚麼原故，斷定我遇見的骷髏，一定是那可憐的瘋婆子的！

一會兒我心中頓然明白，甚麼都猜着了。原來普魯士的兵把伊連褲子一齊丟在這又荒又冷的林中；伊仍然堅抱着伊的定見，隨那宗又輕又厚的雪把伊蓋住，自己連手足都沒移動一點。

後來就有狼來拿伊作了食料，烏雀便銜去那褲子裏羊毛去做窠了！  
我愁愁悶悶瞧着這枯骨。我爲我的子孫祈禱，願他們永遠不見干戈。

父親 (Le Père)

他是一個住在巴黎附近的巴地弱村的人，在教育部供職，每天早上搭着鐵軌馬車，到部中辦事。每次他和一個不相識的青年女子，對面在這車中坐着，並且一直同到巴黎，不知不覺竟成了愛伊的人了。

伊每日在同一的時候，到伊服務的店中去。這是一個身材玲瓏，淺黑頭髮的女子，從

這種淺黑色之中，越顯得伊的眼珠，如同兩顆放光的象牙所做成的小黑球兒似的。他每天總看見伊從一個拐角上走出來趕車子。伊用輕巧，迅速，活潑，飄逸的態度跑着，並且在車子未曾完全停止以前，就跳上踏板。然後微微地發喘，走進車內，一會兒坐下。再瞧瞧鄰近所坐的人。

他——戴西——第一次看見伊的時候，便覺得伊的神情使他生無窮的喜悅。本來一個人在無意中遇見這類的女子，有時不待問姓通名竟想立時緊緊地擁抱着。這個女子對於戴西的玄想密候和所獻的這樣理想上的愛情，也不待相知，竟心心相印。

他不由自主，目不轉睛瞧着伊。這種出神的樣子，竟把伊的面孔羞紅了。他也覺得，並且想把眼睛移開；雖然極力瞧着別處，但是一會兒又移往伊的身上了。

幾天之後，他們不待說話，就大家相識了。有時車子客座擠滿之時，他雖然不願離開伊，然而也便將自己的位子讓給伊，自己卻站在車頂的客座上去（法國公車很高，分上下兩層——譯者）。現在伊用微笑，向他致謝了；並且，伊雖然在他那種似乎過於逼人的

注視之下，永遠把自己的雙眼低着，然而並沒有不以這種省識爲然的意思。

末了，他們竟談話了。一種很急進的親密態度，每天半個鐘頭的親密態度，竟在他們二人之間發生。這是他畢生的最快活的「半個鐘頭」的境遇！此外的時間，他刻刻記念着伊；就是辦公的時間，也恍惚看見伊。他以為倘若能夠佔有伊，便是他的幾乎超於人生實境之上的莫大的幸「福」。

現時他們每天早上握手相見了，這種纖手在他肉體上輕輕撻住的紀念和感覺，使他一直保存到晚上，恍惚是印入他的皮膚之中似的。

他每天總悶悶地等着這種鐵軌馬車的短旅行，所以他在星期日，總覺得是寂寞得很。

伊大約也愛他了，因爲有天在三四月底星期六那天，伊允許次日和他一同到拉菲特村去吃午飯。

那天伊先到火車站等他。他很驚訝；但是伊向着他說道：

「在動身以前，我有幾句話和您說。我們還有二十分鐘纔開車，這是很夠的。」

伊靠着他的胳膊，滿身微微地顫動着，兩眼朝着地下，面上略發青白之色；接着說道：「您不要把我認錯了。我是一個愛體面的女子，倘若您允許我，倘若您能向我發誓說甚麼也不……甚麼也不做，總要規規矩矩，那末我纔同您到那兒去。」

伊的面色，立刻比紅山茶花還要紅一些。伊便默然了，他竟不知道如何答復，欣悅和失望，同一並作。仔細說起來，也許他情願伊如此提議，雖然昨天，他在一種使他在脈管發火的夢境內搖蕩着。倘若他知道伊舉止輕蕩，他一定愛伊不深，但是爲他，這是何種旖旎甜美的事。於是一切對於愛情問題的男性利己計算，不住地在他的思想中往來。

因爲他一字也不說，伊底眼角含着眼淚，用抱怨的聲音，繼續說道：

「倘若您不承認絕對地尊重我，我便回家去。」

他柔柔和和握着伊的胳膊答道：

「我承認，您願意怎樣辦就怎樣辦。」

伊露出放心的樣子問道：

「真的嗎？」

他深深地瞧着伊說道：

「我向您發誓！」

「那末我們去買車票罷。」

一路之上，他們差不多不能說話，因為客車是滿載的。

等得到了拉菲特村，他們便沿着塞因河邊走去。

溫和的空氣把靈魂和肉體都軟化了。射在水面和草木上的日光，引起靈肉的種種快感。他們一面手挽手沿着河走，一面瞧着河裏成羣游泳的小魚。被幸福淹住的他們繼續走着，彷彿覺得有人把他們從地面舉起，放在一種狂熱的幸福界中似的。

末了伊說道：

「您應該以為我瘋了！」

他問道；

「爲甚麼？」

「像這樣單獨和您到這兒來，難道不是瘋了嗎？」

「到底不是，這是很自然的結果呀！」

「不是，不是。在我的思想，這不是自然的，因爲我不願意讓旁人誘惑我，然而旁人偏這樣地來誘惑。但是倘若您知道，這是很煩悶的，每天做一樣的事，每月的日子，每年的月份，都是如此。我單獨和母親同住。因爲伊傷心事太多了，一逕不愉快。我呢，我只做我能做的事。有時我裝着笑臉，但是有時並不一定成功。今兒到這裏，是依舊一樣的，是不大好的，但是您至少總也不怪我。」

他活潑潑地向伊項頸上吻着，這是他表示答復。但是伊急忙和他相離，陡然怒聲說道：

「戴西先生！這是發誓後的樣子！」

隨後，他們重新向拉菲特村走回。他們走進一家在水邊柳樹下面的館子裏，吃他們的午飯。

新鮮的空氣，濕熱的風，白色的葡萄酒，嗚嗚對語的游人，使得他二人臉紅了，心跳了，但是仍然靜悄悄地相對坐着。

喝過了飯後的加非，一種突如其來的愉快，征服了他們，於是又跨過塞因河，沿着河另外向福來德村走。

他忽然問道：

「您底小名叫甚麼？」

「叫做魯意司。」

他照樣念了一聲「魯意司」，於是甚麼也不說了。

河身彎成一條曲線，遠遠有一行白色房屋，在水中照出他的倒影。魯意司採了許多野菊，紮成一個大球；他呢，他放開嗓子唱着，喜得和一匹馬駒到了青草場中一樣。

在他的左手，一座種着葡萄而臨河的小山坡。但是戴西忽然站住感嘆不置地說道：「看呀！」

葡萄林已經完了，現在全坡都被盛開的連翹花蓋住。這竟是一座紫色的林子，一種在地面上展開長約三四里而直達村前的大地毯。伊也覺驚異。喃喃地說：

「呵！這真美麗！」

他們便穿過田地，向着這座奇異的山坡快步走去，這就是每年巴黎花販子小車上面所裝載的連翹花的出產地。

一條小道兒在樹陰下藏着。他們走了進去，並且在內面發見一塊草地，於是便坐下了。

成羣的蜜蜂，在他們坐的地方上面旋繞着，由新鮮的空氣之中，發出一種柔和的繼續的哄哄之聲。日光，毫無遮攔的正午日光，在這堆滿花球的小山坡上蓋着，使一種強烈的香味，一種悠遠的芬馥微風——這種羣花之汗——從這花球的林中送出。

禮拜堂的鐘聲，遠遠地丁東丁東響着。

他們慢慢地互相接吻了，隨後互相擁抱了，一同躺在草地上面了，除了接吻以外，甚麼自覺心都沒有了。伊閉着眼睛，雙臂抱住了他，不知不覺地瘋了一般撞着，性靈完全失了，滿身從頭到腳都在一種熱愛的希望中沉醉住了。於是伊完全胡胡塗塗地委身了，不知道伊做的事，不懂得伊已經向他投降了。

到了伊回復知覺之時，覺得自身已在最不幸的惶惑境界，於是痛哭起來，兩手把面目掩着。

他極力安慰伊。但是伊要立刻起身轉回家去。伊一面急急地走，一面不住地念道：

「上帝呀！上帝呀！」

他向伊說道：

「魯意司！我的魯意司！我們再坐一會兒罷！我求您。」

伊現在兩頰紅了，兩眼窪了。車子一到巴黎的車站，伊並不向他道別，逕自離開了。

等到次日，他在鐵軌馬車遇見了伊，覺得伊的神情有點變了，瘦了。伊向他說：

「我應該和你講幾句話，我們就在大街上下車罷！」

他們單獨一到大街的簷前便道上，伊說道：

「我們應該分離了，因為過去了的事，我以後不能和你再會。」

他支吾道：

「這爲着何來呢？」

「因爲他不能夠。我曾經成了一個罪人。我不願再犯。」

於是他求着，他哀求着，他完全被慾望包圍住了，一心只希望得着整個兒的「伊」。

天天在美滿的良宵中過活。

伊嚴正地說道：

「不行，我不能夠。不行，我不能夠。」

他焦急萬分，說是預備娶伊。伊依然又說道：

「不行。」

於是伊就和他分手。

一連過了八天，他永遠沒遇見過伊。因為他不知道伊的住址，所以他竟無法尋找，以爲永遠失掉伊了。

第九天晚上，有人在他底門首扣門。他開門看，原來就是魯意司來了。伊向他懷中倒去，甚麼也不抵抗。

伊成了他的情婦，不知不覺過了三個月光景了。等到他知道伊有姓的時候，便動了厭伊的念頭，於是頭腦只起了一種唯一的理想，就是決然斷絕往來。

因為他不能達到目的，只知道說這個暗地裏慢慢長大的嬰孩是可怕的，於是就用了一個絕妙的政策，在一天夜晚搬了家，從此便杳無蹤跡。

伊尋不着如此半途相棄的人，這打擊真難堪了。伊有天跪在伊母親的膝前，懺悔伊這件不幸之事；幾月之後，伊便產了一個男孩。

光陰流水一般地過去了！戴西漸漸地老了，但是在他的生活之中，毫無一點變遷發現。他仍舊在呆板和沈寂的書辦式生活中混着，既沒有希冀，也沒有期望。每天在一樣的時候起床，在一樣的路上走，從一樣的門口的看門人跟前經過，踏進一樣的辦公室的門，往一樣的椅子上坐，做一樣的事務。他是孤孤單單在世界上的人，白天和一些痛癢不相關的同事辦事，夜間在自己的鰥夫房中安歇，他每月節省一百佛郎，儲蓄着預備養老。

每逢星期日，他總在荷隨禮公園散步，看看來往的人物車馬和俊俏入時的婦女。

次日他向他勞苦的同事們說：

「昨天由森林轉來的車馬，很光鮮呀。」

有一次星期日，他偶然從一條沒有走過的路上走走，便到了慕索公園了。這是一日夏天的早上。

一些乳娘們母親們都在長的綠陰道傍坐着，看顧在伊們身邊頑耍的小孩子們。

戴西先生陡然滿身毫毛都豎起來了。有一個婦人手中牽着兩個孩子在他的跟前

經過一個是十來歲的男孩子，一個是五六歲的女孩子。

這就是伊——魯意司——了！

他再走幾十步，竟被這種刺激震昏了，便在一張椅上坐下。伊卻沒有認識他；於是他便轉身去再看。現在伊卻坐下了。男孩子穩穩靜靜地傍邊站着，女孩子在地下弄那些泥土。這是伊。這的確是伊。伊確然有一種正直婦人的神情，裝束簡單，態度恂謹。

他遠遠看着伊，不敢走近。男孩子把頭擡起。戴西覺得滿身都發抖了。這是他的兒子，毫無疑義，他仔細審察他，自信是絕對認識的，如同他從前照相上的本身一樣。

他在一枝樹的後面躲着，預備伊回家時，跟伊同走。

那夜他簡直沒有睡熟。尤其是兒子問題，竟使他陷於窘境。他的兒子呀！唉，倘若他早能知道，到底應該怎樣辦呢？怎樣好好的辦呢？

他看伊現在的住宅；他便去探聽。他知道伊因為自己的薄倖，便已經嫁了一個隣居，一個誠實體面的男子。這個男子知道伊的缺點，並且原諒伊，還承認戴西的兒子做自己

的兒子。

他以後每逢星期，便到慕索公園去散步。每逢星期，便看見伊，並且每次發生一種想把他的兒子抱着，吻着和搶了去的不可禁制的狂熱。

在這種毫無生趣垂老鰥夫的孤單境遇之中，很覺痛苦；現在這種後悔失望妬忌的心理，和應該愛惜自然能力佈散在生物的肺腑中的愛惜自身苗裔的需要！更使他覺得痛苦了。

他預備做一件最後冒險的事，一逕走到伊跟前；有一次伊剛好進園之時，他在路中站着，眼眶中含滿眼淚，雙脣不住顫微微地向伊說道：

「你不認識我嗎？」

伊舉眼一望，向他端詳着，忽然發出一種表示恐怖的喊聲，一種表示悲痛的喊聲，牽着兩個小孩，拖起來便跑開了。

他只好回家哭泣。

幾個月月底光陰又過去了。他永沒有看見過伊。但是他鎮日鎮夜爲着那『爲人父』的情感，很覺得痛苦。

爲着想和他的兒子擁抱，他可以死，他可以殺人，他可以冒一切的險，盡一切的力。

他寫信給伊，伊永不答復。一直到了二十封之後，他纔悟到他不應當再希望感動伊。於是他決計用最後的手段，并且預備到必要之時，甘願使他自己的心扉，受一粒手槍的彈子，他便向伊的丈夫寫了幾句話：

『先生，對於你一方面，我的姓名應當是一件可厭的東西。但是我是十分可憐的人，大爲傷心之事所困逼，我覺得不能在你跟前多少得點希望。』

『現在我只要你給我十分鐘的談話，並祝你底健康。』

次日他便得了回信：

『先生，我在本星期二五句鐘等你。』

他便如約而往，進了大門了，上了扶梯了，心中不住地跳躍：走一步，停一步。他的胸中，

有一種喧鬧之聲，如同一件生物在那裏衝突，發生一種震人耳鼓的可怕之聲。他用力纔能呼吸，他扶着扶梯的闌干，使自己不至於跌倒。

到了第四層樓，他便扣門。一個女僕開門候着。他問：

「佛拉美先生住在這裏嗎？」

「是這裏，先生。請進來。」

於是他走進一個有產階級式的客廳。他單獨地等着，滿身癱瘓，如同有一件大禍臨頭似的。

門開了。一個男子進來了。這是一個氣象莊嚴穿着禮服身軀長大的男子。他指着一個位請戴西坐下。

戴西坐了，喘着說：

「先生……先生……我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我的姓名，知道不知道……」

佛拉美岔着說：

「這不用問，先生，我知道，我的妻子向我說過。」

他有一種正直人說話的莊嚴聲音，和有產階級愛體面人的態度。戴西接着說：

「好呀，先生。我幾乎被傷感追悔羞恥之事逼死了。我想一回，只要一回擁抱……那

小孩子……」

佛拉美不待他說完，便把叫人鈴一按。女僕就來了。他說：

「你把魯意帶來。」

女僕去了。他二人都像啞子一般相覷着，甚麼話也沒有說了，只有呆呆地等候。

一會兒，一個十來歲的男孩子到客廳中來了，以為客人是他的父親，便向客人身邊奔去。但是到了知道錯誤的時候，便止住了。

佛拉美抱了小孩子額角吻着，說道：

「現在你和這位客接吻罷，我的寶貝。」

那孩子客客氣氣走到客人身邊，向他望着。

戴西便站起，帽子也掉在地下了，用心向這孩子端詳着。

佛拉美故意避開，伏在窗子上面，向街上看着。

那孩子不覺有點疑惑樣子。他把帽子拾起還給客人。於是戴西把小孩子抱在懷中，瘋了一般地和他接吻，眼睛哪，耳朵哪，頭髮哪，滿臉都吻到了。

魯意對着這種雨點一般的嘴唇，極力撐持躲避，他把頭偏着，用那雙小手來推這男人。

戴西陡然把孩子放下。喊道：

『永別了！永別了！』

他如同小偷兒一般一溜煙往外跑了。

飲者 (Garçon, un Boek)

爲甚麼今晚我走進那一座皮酒館中去呢？一點不知道。今晚氣候很冷。不斷的細雨，成了輕塵一般的冰點，四處飛散，變成一種透明薄霧，把街上下底煤氣籠着，燈光射在商店簷前底便道，把泥濘和行人的拖泥帶水的脚，都照得雪亮。

我本來甚麼地方都沒有打算去，不過夜膳之後，隨便走走，我從菲茵街的里昂銀行

經過，還另外過了幾條別的街；忽然看見一家座客半滿的大皮酒館，便不知不覺走了進去，這時我實在一點兒也不渴。

放眼一瞧，我想覓一個不大擁擠的座位，於是我便向一位彷彿有年紀的男客身邊走去，他正用一根黑得和炭一樣價值二個銅元的瓦煙斗吸煙。他跟前擺着七八個攔酒杯的空碟子，在桌上堆疊起來，這就是表示他已經喝過的皮酒杯數。我當初並不留意他的相貌。偶爾擡頭一看，我便知道他是一個有皮酒癮的人，一個從早上館門開着便來到，夜半館門閉着才去的常川顧客。這是個不甚潔淨的人，頭頂上禿着，後部幾根油鹽雜拌的長髮一直拖到衣領之上。他的衣服過寬，很像他發胖之時腆着肚子之時做的。那末一定可以猜到他的褲子也不合身，大約他每次開步走不到十來步的時候，非將衣裳端正一下不可。他衣服內襯了背心嗎？想到他的鞋子和鞋子裏面包的東西，更不免令人作惡心。他的空空蕩蕩硬袖頭，圈口上污穢得和他的指甲一樣。坐了一會兒，這位先生忽然用藹然的聲音向我道：『你好嗎？』我轉身向他端詳着。他繼續說道：『你不認識我嗎？』

「不認識！」我是戴伯海。我不覺呆了。這就是戴伯海子爵，我中學校的同學。

我們便握了手，我一時真尋不出甚麼話和他說。末了只好說道：「你呢，你也好嗎？」他慢慢的答道：「我呀，我混着罷了。」

他又默然了。我爲着拉攏他，便找一句話，說道：「幹些甚麼呢？」

他無精打采的答道：「就是你看見的這個樣。」我不免覺得面紅，繼續追問道：「到底每天這樣嗎？」

他一面吐着口濃煙，一面說道：「每天如是。」說完，便用手中的銅元敲着桌子的大理石面子，喊道：「堂倌，兩杯皮酒！」

一種聲音在遠處跟着念道：「第四座添兩杯皮酒。」接着另有一種聲音，在更遠的一步的地方答道：「在這裏了！」便看見一個繫着白布腰裙堂倌，端着兩杯白沫騰湧黃漿滴地的皮酒走了過來。

戴伯海拿起杯子喝了一口兒，仍然一面放在桌上，却一面吮着上匙所留的皮酒沫

兒末了，他問道：「有甚麼新聞嗎？」

我真不知道有甚麼可以對他說的新聞；那末，只好支支吾吾道：「到底甚麼也沒有，我的老友。我現在成了商人了。」

他依然用先頭說話的聲音說道：「啊……這事在你覺得有趣嗎？」

「不然，但是我叫我幹甚麼？人生總要尋點事做呀！」

「爲甚麼要事做？」

「爲得不要閑着。」

「不要閑着有甚麼用呢？我呢，我一點事也不做，這是你看見的，從來不做甚麼。一個人無錢之時，我懂得應當作工。如若他有維持生活的費用，這就不必了。作工有甚麼好處呢？你作工，爲你自己呢。或者爲着別人呢？倘若爲着自己，就是這個能使你散心，那末很好；倘若爲着別人，那你就成了一個蠢材了。」

他說完，拿煙斗擱在桌上，重新喊道：「堂倌，再來一杯皮酒！」繼續又說：「說話使我」

口渴。我沒有談天的習慣。我一點事也不做，我自己聽天由命地過着，我一步一步地老了。我就到了死期，我一點也不後悔，除了這個皮酒館以外，我沒有別的紀念品，無妻，無子，無慮，無憂，乾乾淨淨，這個好一些。」

他又把剛纔人家端來的一杯皮酒喝完了，伸着舌子在嘴唇上舔了幾下，新新又拿煙斗吸着。

我呆呆地向他端詳着，隨後問他道：

『但是你向來不是如此的。』

『對不住，我向來是如此的，自從在中學校就是如此。』

『這不是一種生活，我的好友。這是可怕的事。大家想想呀！你很可以做點事情，你的朋友多着呀！』

『不然，我正午纔起牀。我便到這裏來吃午飯，我喝幾杯皮酒，我等候天黑，我吃夜飯，我又喝幾杯酒；末了到了半夜一點半，我便回家睡覺，因為這兒要關門了。這最使我討厭。』

我十年以來在這個桌子跟前過了六年了，此外便在床上過的。有時我和這兒的常川主顧談談天罷了。」

「但是你剛到巴黎的時候，你做些甚麼事？」

「我學法律……在河那邊一個別的加非館過我的光陰。」

「以後呢？」

「我便過了河，到了這兒來了。」

「那末爲甚麼費了事來過河呢？」

「你叫我怎樣辦，人家不能畢生在拉丁區中（巴黎學校蒼萃的區域——譯者）

過日子。學生們在那兒鬧得太狠了，現在我沒有那樣起勁，不動作了。堂倌，再來一杯皮酒！」

我當時以爲他向我故作狂態，便追問道：

「唉，你從實告訴我罷，你遇過一種很傷心的事嗎？大約是一件戀愛上的失望嗎？你

「一定是一個被惡運打擊過的人！你現今有多少年紀？」

「我今年三十三歲。但是至少我可以看得四十五六呀！」

我劈面把他端詳着。他滿臉縐紋，毫不修飾，很像一個老頭兒的面孔。天靈蓋上，幾根又稀又長的頭髮，在可疑的清潔皮膚上拂着。濃眉，厚鬚，長鬚。我不知爲甚麼陡然生了一種幻象，以爲他這許多毫毛都是用污穢髒黑的水洗染而成。我向他說：

「果然，你的神情確實比你的年齡老些。那末你一定遇過許多重大的傷感。」

他說：「我包你沒有。我因爲從來不大受空氣，便這樣老了。世上再沒有比加非館中的生活還要能損壞人的事。」

我簡直不能相信這一類的話，便說：「你不會很娛樂過嗎？別人不能一點戀愛事情也沒有經過；就像你這樣把頂上的頭髮脫光了！」

他安然把頭上搔了幾把，便有幾點又小又白的東西從他後面的頭髮墜在他的背上了。他說：「不然，我向來很安分。」同時他把眼睛擡起，向我們頭上那盞發熱的大煤氣

燈瞧着，一面說：「我頂上的頭髮脫光，就是煤氣燈的作用。他本是頭髮的敵人。——堂倌，再添一杯皮酒！——朋友，你不渴麼？」

「不渴，我謝你。但是你真能引起我的興趣。你從甚麼時候得了這厭世的習慣呢？這是反常的，這是不自然的！這一定有點原故在內。」

「是的，這原因我從幼時就發生了。我曾經受過一次打擊，那時我還小呀，於是這件事就永遠把我送入黑暗境界了。」

「那末是怎樣一回事呢？」

「你願意知道嗎？聽罷。你記得清楚，我從小住的那座別墅嗎？因為你在暑假去過五六回。那座造在橡樹夾徑的大道和園子中間的灰色大房子，你應該記得很清楚！我那講究禮貌莊嚴的父母，你也應記得很清楚！」

「我親愛我的母親，畏懼我的父親，但是在敬服方面，對於兩位却都是一樣，並且因為常常看見一切的人都向他們卑躬折節。他們是那塊地方的子爵和子爵夫人；我們的——

幾位鄰居，那些訥佛雷家，布雷菲家和談恩馬家對於我父母都表示一種最高的尊敬。

「那年我有十三歲了。我是高興的。甚麼事都愉快，如同大家在這種年紀一樣，滿腔的生活幸福。」

「唉，有天在那年的九月杪，我入學日期的幾天之前，因為我在園中的樹叢，摹仿狼的跳躍，便在樹林的枝葉中間竄來竄去，偶然在從夾徑空隙中望去，窺見我父母都正在散步。」

「這件事我記得和昨天一樣。這是起大風的一天。滿徑的樹都在風裏搖蕩，彷彿是發生一種呼喚，深沈震人的呼喚。已經黃了的落葉，和烏雀兒一樣的飛舞，旋捲一會兒，便又落在地上，末了又在大道中追逐，和奔走的獸類一樣。黃昏到了，在枝葉密茂的地方，已經是暗沉沉的。這種風的攪動現狀，使我起勁了，使我像傻子一般兒跳躍，並且摹仿狼的嗥聲。」

「我一經窺見我的父母，便在樹枝之下，輕悄悄的走向他們的跟前，可以使他們嚇

一跳，因為那時我是個真正頑皮的孩子。但是一種恐怖心將我嚇住，我便在他們幾步之前，將腳步停住。父親憤怒不能自禁，大聲向我母說道：「你的母親是一個蠢材；並且這不是由伊作主，却是由你。我告訴你，我等着錢用，我希望你把這件事簽字罷。」

「我母親毅然答道：『我不能簽字。這是約翰（戴伯海的乳名——譯者）的財產，我替他保存着，我不願意你還爲着娼妓和女僕把這筆財產耗掉，和對於你自己的襲產一樣。』」

「於是我父親氣得發抖了，回轉身來抓住我母親的項頸，盡力用那隻手劈面毆打。伊的帽子掉了，頭髮散了；伊想躲避這種毆打，但是不能達到。我父親真和瘋了一樣，打着，打着。伊在地下滾着，將面孔藏在兩臂之中。於是他把伊朝天按住，分開伊抱面孔的兩隻手，再來毆打。」

「這時在我的方面，我的親愛的朋友，我覺得世上的末日到了，天理變了。反常之事和大禍以及不可救藥的慘狀，都在我眼中了。我的頭腦錯亂了，狂迷了。我不知不覺盡力——

的叫喚，痛苦驚惶交錯而至。我父親聽見我的聲音，轉背瞧見了我，便向我走來。我意爲他來殺我，便和被逐的野獸一樣，一直向着森林奔逃。

「我也許跑了一兩點鐘，現在一點也不知道。天色已經黑了，我倒在地之上，我休息着，我迷了，我被嚇壞了，我被這種毀折兒童心性的悲楚損傷了。漸漸地寒氣也侵我，飢餓也困我。到了天明，我爲着恐怕遇見我不願再和他相見的父親，所以還不敢起來，不敢走動，不敢出去。」

「倘若森林巡警不將我尋着并極力牽我出外，我也許因爲困苦飢寒所迫，就在樹下死了！」

「後來看見我父母，他們的神情還和尋常一樣。我母親只向我說：『你真嚇了我，頑皮的孩子，我簡直一夜未曾合眼。』我一句話也不回答，只哭了一回。我父母一聲也不響。」

「八天後，我復進中學去了。」

「唉，朋友，這真把我斷送了！我還看見別的壞事情，從這天以後，我永遠沒見過好的！我精神中經過一些甚麼呢？我理想發生一些甚麼奇特現象呢？我簡直不知道。但是我對甚麼都沒有興味了，沒有需要了，愛情，欲望，野心和希望都沒有了。我常常好像只看見我可憐的母親倒在大道中的地上，我父親將伊毆打。不到幾年，我母親死了。我父親那時還活着，我就沒有見過他了。堂信，再來一杯皮酒？」

堂信給他送來一杯皮酒，他一口就喝完，他伸手取他的煙斗，因為兩手發抖，便把他碰破。他失望嘆了一口氣說：

「看呀！這是一種真傷心的事。每一個月，我要燻黑一根新煙斗。」

這時客座中已經煙霧騰騰，人才濟濟了，他又破空大聲喊道：

「堂信，再添一杯皮酒，還帶一根新煙斗。」

珠寶

郎丁先生在他的科長家中夜宴，曾經遇見這位女子，愛情便如網子一般，立刻把他罩住。

這是一位已經死去幾年的外省收稅官吏的女兒。伊同着伊母親來到巴黎，伊母親只望把這女青年擇配，常常和伊同住在附近的幾家有產階級來往。伊們雖然貧窮，然而

很愛體面，并也很安靜柔和。伊女兒很有令自愛的少年男子，夢想和伊過活的上流婦人的格局。伊的儀態，和羞怯怯的安琪兒一樣；伊的隱約的微笑，永沒有和伊的嘴唇相離，好像表示伊心中的反射。

大家不絕地稱讚伊，和伊相識的人總說：『那個能得伊的男子；真有福氣。傍人可不能再找比伊還出色的。』

郎丁先生這時是個在內務部服務每年賺得三千五百佛郎的錄事頭兒，向伊求婚，就把伊娶了。

他和伊同居，覺得得着了一種不可思議的幸福。伊能用一種舒展得如同在富豪境遇過生活的節儉態度，管理家政。伊對於丈夫的小心溫和恭順，是沒有人可以比擬的，並且伊的吸力，也非常之大，他們相遇六年，伊丈夫愛伊的心比第一天還要濃一點。

但是他對於伊，只有兩件事情不滿意，就是喜歡看戲和收藏許多假珠寶。

伊的女朋友們——伊認識幾個小官吏的妻子——爲着著名的戲，常常包廂請伊，

有時並且趕着第一天去看，伊橫豎總要拖伊的丈夫同去，因為他鎮日工作，伊這種娛樂心反使他疲於奔命。於是他便求伊，要伊到戲園時可邀相識的女眷同住，他不能相陪。伊遲疑多時，方纔答應，覺得這種辦法是不大合宜的。後來才歡歡喜喜地照着做，他覺得無限地滿足。

唉，這種戲園的興味，便立時引起外表的必要。伊裝飾向來是簡單的，點綴合宜，亦復雅澹；並且加上伊矯冶的風致，和諷的態度，覺得一種新的美感，從伊服飾的簡單態度內發生，不過伊慣常戴着一對像金剛鑽的來茵石的耳環，假珍珠寶石鑲的項圈，鍍金的手鐲和水鑽綴的頭上各種裝飾品。

伊丈夫對於這種玩愛假珠寶的癖性，不大以為然，常常說道：『我愛，人家沒有錢買真的珠寶的時候，就只把各人自己的天然的儀態和風致做外表，比珠寶更為罕見！』

伊悄悄地微笑，答道：『你要怎樣呢？我愛這樣。這是我的缺點！我很知道你說的不錯，但是不能改去。我還是珍愛珠寶，我呵！』

伊把珍珠寶石鑲的項圈，在指頭上旋轉着，那些寶石磨出的廉隅，都一層一層地發光，伊說道：『看呀，這真做得精巧。傍人總承認這是真的。』

他笑着答道：『你真犯了波希米人的癖性了。』

偶爾夜間，他們在火爐傍耳鬢厮磨的時候，伊就把裝——郎丁喊做『雜貨』——那些東西的小羊皮箱，放在他們吃茶的小桌子上面；於是伊便用很勤懇的當心態度，來審查那些仿造的珠寶，恍惚伊玩味一種神祕的快樂；並且伊撒癡撒嬌地把項圈套在伊丈夫的項頸上，便心花怒發地笑道：『你的樣子真特別！』此後便倒在他的懷中，緊緊地擁抱着。

有次冬天的夜晚，伊到巴黎的大戲園去了，等得回來的時候，滿身凍得發抖，次日伊便咳嗽。八日之後，伊便因肺膜炎的急證死了。

郎丁幾乎要跟着到金井裏面去。他的失望簡直不可言喻，不到一個月，使他的頭髮都白了。從早至暮，鎮日哭泣。他的被這種不可解慰的痛苦撕破的靈魂，常常記掛那亡妻

的聲音笑貌。

過去的光陰並不能減少他的痛苦，並且常常在辦公時間，他的同事們走到他跟前談論近日的新聞，忽然看見他雙腮鼓起了，鼻子縮了，眼眶兒裝滿了水了，哭聲跟着這哭喪面孔來了。

他把他這已故的伴侶的臥房完全保存着，每天自己坐在其中思念伊；一切傢具和一切衣裳，都仍然在從前的位置。

但是他的生活，漸漸覺得困難。從前他的薪水，到他妻子的手中，很够家中的用費，現在單獨爲着他一人，却反不够了。他心中常茫然念着，何以伊用他這不甚寬裕的來源，能穀每天使他喝美酒，食美味呢？

他欠上許多債務了，於是常常向人家張羅銀錢。末了，到了一天早上，他連一個銅板都沒有了，本來在這個月底的星期中間，他久想變賣點東西；於是那種拆卸他妻子的「雜貨」的主意，就立刻到了他的心上，因爲他心中對於這些向來使他發怒的「誑眼

睛的東西」久已不快。就是每天看見這些東西的影子，也覺得把他的最愛的人的紀念變壞了一點。

他在他妻子留下的假珠寶堆中，尋了半天，因為伊在伊臨死前的幾天，拚命地購買那些東西，每晚總帶一件新的回來，於是他決定把那個伊喜歡一點的大項圈去賣掉，以為可以多得價錢，他想這總可以值得六個或八個佛郎，因為那東西的手工，在假貨之中，真算精巧極了！

他把項圈放在衣袋之中，一面由大街向內務部而去，一面找一家他素有信用的珍寶店。

後來他竟找着了，便開門進去，自己以為被窮困所迫來賣這種不大值錢的東西，很有點羞愧。

他向那店東說道：「先生，我願意把你估計這件東西的價值告訴我。」

店東接了這件東西，便仔細察看着，旋轉着，用手估量着，後來又取一個顯微鏡，喊一

個店夥過來，低聲和他指點議論，然後把項圈放在櫃台上，遠遠地考究寶光。

這些禮節，把郎丁先生弄得不好意思了，他開口正想說「先生，我知道這是絕無價值。」的時候，珠寶店東家忽然說道：

「先生，這東西值得二萬一千至二萬五千佛郎；不過您要把來頭告訴我，我纔肯收買。」

這鏢夫把眼珠大大地楞着，一點也不懂了。後來支支吾吾說道：「您說甚麼？您自信得過嗎？」那店東並不注意他驚駭的神氣，斬釘截鐵地說道：「您可以到別家去打聽，看人家能不能多給您。我麼，頂多只給一萬五千。倘若您尋不到再高一些的價錢，再請您來找我罷。」

郎丁先生可完全癡了，取了項圈就走，預備一人仔細盤算。

但是，等到走到街上，不覺笑道：「蠢才呀！呵，蠢才呀！如若我照他的話賣了呀？看罷，一個珠寶商人不知道辨別真假！」

他走進太平路的一家珠寶店。店東看見項圈就說：

「唉，天呀！我很認識他，他呀，這個項圈；他是從我店裏賣出去的。」

郎丁不免詫異，問道：

「值多少呢？」

「先生，我是做二萬五千佛郎賣出去的。我預備拿一萬八千佛郎收回，倘若您能服從法定的手續，把您如何成爲這東西的主人的原由向我說明。」這回可把郎丁先生驚得麻木了。他說道：「到底請您仔細地審查，先生，到如今我一直認他是……假的。」

珠寶商人說道：「您願意說您的尊姓嗎，先生？」

「好呀，我姓郎丁，我是內務部的職員，我住在馬帝街。」

店東把帳簿打開着說：「這項圈確是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七月二十日送到馬帝街十六號郎丁夫人家中的。」

兩人面面相覷，郎丁驚惑不定，店東恐怕是一件竊案，便說道：

「您能把這東西放在我店中，留過二十四點鐘嗎？我可以給您一張收據。」

了。  
郎丁吞吞吐吐答道：「好呀，一定行的。」於是他便取了收據，向衣袋一插，便出了門

他隨巷穿過了街，向上坡走去，後來知道錯了道兒了，便往下坡走，過了塞因河，纔知道又走錯了，於是纔不知不覺地走到尙禮街來。他極力推想此事。他妻子何曾有買這般價值的東西的能力。『是的，一定沒有。』『那末一定是一種贈品了！唉贈品！誰的贈品呢？爲甚麼呢？』

他停住不走了，在街中站着。一種難受的疑團，從心中開花了。『伊嗎？』『那末這些其餘的珠寶，都是贈品了！』他立時覺得抖起來了，他眼前的樹也像倒了；他兩手一伸就在地面上臥下，全不知覺了。

後來路過的人，把他搬到一家藥店，他纔回復了知覺。自己叫人引他歸家，便閉門休息。

他把手巾咬在口中，免得出聲，一直痛哭到半夜，然後纔上床安息，既倦且悲，就昏昏地睡去。

太陽的光線，把他驚醒了，他慢慢地起身向內務部發進。在這種激刺之後，工作是很苦的事，於是他想向他底科長告假，就提筆向他寫了一封信。隨後，他念及應當到那珠寶店中探聽消息，但是羞惡之心使他滿面緋紅，想了半天，知道不能把那項圈留在那裏，於是穿着停當，就出門了。

這日天氣很好，藍色的天在恍惚微笑的城市上蓋着，慢步的行人，把雙手插在袋中，緩緩地來往。

郎丁看着他們經過，不過想道：「一個人有了產業，真有幸福！有了錢，連傷感都可以拔去，想那裏就到那裏，旅行呀，散心呀，倘若我有錢呢？」

他覺得有點餓了，他從前兩天就沒有吃東西。但是他的錢袋空了，於是就想到那項圈來。一萬八千佛郎呀！一萬八千佛郎呀！這是一筆數目，這個！

他便向太平路前進，起頭只在珠寶店對面底簷前便道上，一來一往地走一萬八千佛郎！他幾乎就走進店去，但是愧心總把他止住了；這兩件事，差不多在他心中交戰二十回。

然而他餓了，餓極了，並且一個銅板也沒有了。他忽然決定，飛奔地把街穿過，使自己沒有思索的時間，向珠寶的門跨進。

自從他跨上店門，店東便極力殷勤，搬了一張椅子，恭恭敬敬地請他坐下。店夥們都跑了過來，滿面微笑地向郎丁先生看着。

珠寶店東說道：『我都打聽過了，先生，倘若您仍然有從前的意思，我預備拿我對您說過的數目給您。』

郎丁吞吞吐吐說道：『好呀，一定呀。』

店東向抽屜中，取出十八張大的票子，數了一遍，向郎丁一交，郎丁便寫了一張收據。兩手抖抖搜搜地把票子向衣袋中收起。

隨後，他正要走出店門，却又轉身向那一逕微笑的店東低着眼睛說：『我有……我有別樣的珠寶，他是從……這一樣的繼承法得來的。您願意收買嗎？』

店東呵着腰說道：『一定的，先生。』有一個店夥跑到店外，狂笑去了，另外的一個，却用手巾，勉強搵着臉。

郎丁紅着臉，勉強矜持地答道：『我就把那些都搬到這兒來。』

於是他便叫了一部馬車，向家中去取那些珠寶。

一個鐘頭以後，他就再到珠寶店中，那時他還沒有吃午飯。他一件件地仔細考究討論。差不多家中的寶貝都來了。

現在郎丁爭論價值了，斤斤地較量了，定要店東把出入的帳簿給他看，價錢越高，他說話的聲音越大。

大粒金鋼鑽的耳環值兩萬佛郎，手鐲值三萬五千，別針戒指和一些牌子之類值一萬六千，藍寶石的項圈值一萬四千，金鍊和金鋼鑽鑲成的心牌所組織的項圈值四萬；此

外籠統一共值十九萬六千佛郎。

店東帶着微笑的嘲笑態度說道：「這都是由那個把他的蓄積堆在珠寶上的人留  
下來的。」

郎丁莊重地說道：「這和別的婦人存錢的意思一樣！」等到他和買主把明天請人  
鑒別的辦法商量妥洽，他便走了。

他走到街上，看見衛東紀功塔，他把他當作運動場的奪標柱，便想跳了上去，去在塔  
上高入雲霄的拿破侖的銅像身上坐坐。

他到一家很大的飯館內吃了午飯，並喝了一瓶價值二十佛郎的美酒。

然後又叫了一部馬車，在公園底森林之中，跑了一個圈子。他看見那些講究的車子，  
都含着瞧不起的神氣，并且恍惚想對他們叫道：「我也是有錢的人呀，我有二十萬佛  
郎。」

他陡然想起內務部了，便向那裏發進，雄糾糾地走到他科長辦公室中，向他說道：

「先生，我來向您辭職，我新近承襲了三十萬佛郎的遺產呀。」他又和他從前的同事們握手，把他現今的生活告訴他們；末了，便另外又到一家英國飯館夜餐。

他坐在一位很漂亮出色的先生旁邊，他忍不住心中的痒，欣然告訴他，說他適纔得了一份四十萬佛郎的遺產。

他又到戲園聽戲，這是他平生第一次對於戲劇不生厭倦，戲散了，他又和妓女們混了一宵。

半年之後，他又續娶了。他的繼妻，是一個很正派的愛體面的女子，但是脾氣太壞，常常使他嘔氣。



天津市立第七人民文化館

---

---

書號 39.4

登錄號 \_\_\_\_\_

登錄日期 1944年12月6 日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墮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要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垂督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十二年七月初版

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印行 國難後第一版

(二一四)

文學研究會叢書 莫泊桑短篇小說集(一)

Short Stories by Guy de Maupassant (I)

每冊定價大洋陸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Guy de Maupassant

譯者 李青崖

發行兼印刷者 上海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